古文苑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古文苑

(一)

章樵註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岱南閣叢書墨海金壺守山閣叢書及惜陰軒叢書皆收有此書岱南僅九卷無注墨海守山惜陰皆章樵注二十一卷守山爲錢熙祚以章注二十一卷加以校勘幷附校勘記一卷故據以影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古文苑二十一卷不著編輯者名氏書錄解題稱世傳孫洙巨源於佛寺經龕中得之唐人所藏所錄詩賦雜文自東周迄於南齊凡二百六十餘首皆史傳文選所不載然所錄漢魏詩文多從藝文類聚初學記刪節之本石鼓文亦與近本相同其眞僞葢莫得而明也南宋淳熙閒韓元吉次爲九卷至紹定閒章樵爲之註釋明成化壬寅福建巡按御史張世用得本刊之樵序稱有首尾殘闕者姑存舊編復取史冊所遺以補其數釐爲二十卷又有雜賦十四首頌三首以其文多不全別爲一卷附於書末共爲二十一卷則已非經龕之舊本矣

中閒王融二詩題爲謝脁蓋因附見脁集而誤又文木賦出西京雜記乃吳均所爲見段成式酉陽雜俎亦不能辨別則編錄未爲精核至柏梁一詩顧炎武日知錄據所註姓名駁其依託錢曾讀書敏求記則謂舊本但稱官位自樵增註妄以其人實之因啟後人之疑又如宋玉釣賦蜎淵誤作元洲曹大人書官綿誤作官錦皆傳寫之譌而註復詳爲之解王應麟困學紀聞亦辨之則註釋亦不能無失然唐以前散佚之文閒賴是書以傳故前人多著於錄亦過而存之之意歟據此書所題樵字升道臨安人以朝奉郎知吳縣事成化杭州府志則作昌化人知處州事宋詩紀事亦作昌化人其號曰

峒麓嘉定元年進士歷官知漣海軍授朝散郎知處州蓋昌化即臨安屬縣此書舉其郡名處州乃所終官此書則其知吳縣時所註也

古文苑原序

世傳孫巨源於佛寺經龕中得唐人所藏古文章一編莫知誰氏錄也皆史傳所不載文選所未取而間見於諸集及樂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今次爲九卷可類觀然石鼓之詩退之則以爲孔子未見不知所刪定者何詩且何自知其爲宣王也左氏載椒舉之言蒐于岐陽則成王爾秦世諸刻子長不盡著抑亦有去取耶漢初未有五言而歌與樂章先有七言蘇李之作果出於二子乎以此編數首推之意後代詩人命題以賦者若韋孟尚四言至酈炎乃五言也夫文章遠矣唐虞之盛賡歌始聞魏晉以還制作逾靡學者思欲近古於是其有考焉惟訛舛謬缺者多不敢是正而補之盡傳

疑也淳熙六年六月潁川韓元吉記

古文苑唐人之所集梁昭明之所遺也昭明曷爲遺之蓋以法而爲之去取也唐人曷爲集之蓋思古而貴於兼存也去取以法所以示後學之軌範兼存乎古所以廣後學之知識其功一也然是集也其辭屈曲其義幽深由唐迄今垂數百載觀者罕究其極武林章君有憂之於是研精覃慮搜採羣說篇傳而字釋之使開卷者一覽而得其指歸可謂好古博雅之君子矣章君不忍自私倅毗陵日欲繡諸梓以貽後學甫書初考適拜司鼓之命懼厥志之不酬乃以其槀屬之後政歲在丙申六月畢工明年四月僕到官既半載章君之子淳過僕盡取其版訂刊者之誤凡二百餘字而章君之志益

明非其善繼疇克爾耶昔向傳洪範而歆異之君子以爲恨今章君有淳過向遠矣僕於章君實襲其隔政之餘芬思見其人而不可得今知其有賢子也故喜而書之嘉熙丁酉良月桂巖江師心書

如杞於章公爲子姓公之子淳且同庚丱角東書游章氏塾相同筆研朝夕公側耳聞目見輒著乎心及長妻以兄子於是至甥館者無虛歲每見公卷紱家食惟以著書立言爲事暨薄宦因任南徐值公令吳門倅毗陵軫相接也書問往來自訪古書之外不言它公之志向槪可見已癸巳冬由餉幙終更假道東歸留倅治者經旬見會稡所述古文苑稾方授楷書吏將付諸梓俾與訂正以歲莫亟行而未究明年公除

司鼓留藁以遺後人程君（士龍）寔爲代用能成公之志丙申六月書成而公以乙未六月先爲古人矣又繼之者有江君（師心）復爲訂刊者之誤書於是乎有傳公去常越十有二年丙午冬（如杞）承乏佐州遠繼其後峙庭雙檜可比甘棠緬想典刑儼然如在公餘取所刊版鱗次先後遇版有蠹蝕者字有漫漶者卽命工補治之及訂其偏旁差訛者數字益嚴扃鐍守護惟謹庶可以詔久傳遠嗚呼哲人云亡猶幸是書之僅存也讀其書如見其人因其言以求其心無愧前修後學者事跡襲舊梓非曰敢私敬誌下方尤有望於來者淳祐丁未月正元日承議郎通判常州軍州事古睂盛（如杞）謹書

古文苑者唐人所編史傳所不載文選所不錄之文也歌詩

賦頌書狀箴銘碑記雜文爲體二十有一爲編二百六十有四附入者七始於周宣石鼓文終於齊永明之倡和上下一千三百年間世道之升降風俗之醇漓政治之得失人才之高下於此而槩見之可謂萃衆作之英華擅文人之巨偉也至別而觀之如岐陽蒐狩實肇中興之美勒石紀功詞章渾厚足以補詩雅之遺佚泗水碑銘鋪揚興王之盛敘功考德表裏名實足以續閟散之芳烈楊子雲倣虞作箴官箴王闕所以輔正心術警戒幾微殆與聖賢盤盂几杖之銘爭光千古有國家者宜保之以爲龜鑑所謂傑然詩書之後詎容徒以文章論哉世代隃邈遺文彫耗若昔賢所欲與致太學以助論切之眞蹟今既不可復得而浮磬之刻蔚宗之注與隋

唐藝文目錄所載諸家文集亦淪落十九莫可尋訪千載而下學者得以想像紬繹古人述作之懿者猶幸佛書龕中之一編復出於人間而其中句讀聱牙字畫奇古未有音釋加以傳錄舛譌讀者病之有聽古樂恐臥之嘆樵學製吳門竊簿書期會之暇續以燈火餘工玩味參訂或裒斷簡以足其文或較別集以證其誤推原文意研覈事實爲之訓注其有首尾殘缺義理不屬者姑存舊編以竢廋考復取漢晉間文史冊之所遺以補其數凡若干篇釐爲二十卷將質諸博洽君子以求是正焉紹定壬辰七月望日朝奉郎知平江府吳縣事武林章樵升道序

古文苑目錄

第一卷
周宣王石鼓文　秦惠文王詛楚文
秦始皇嶧山刻石文
第二卷
宋玉賦六首
笛賦　大言賦
小言賦　諷賦
釣賦　舞賦
第三卷
漢臣賦十二首

賈誼旱雲賦　董仲舒士不遇賦
枚乘梁王菟園賦　忘憂館柳賦
路喬如鶴賦　公孫乘月賦
羊勝屏風賦　劉安屏風賦
中山王文木賦　司馬相如美人賦
班婕妤擣素賦　曹大家鍼縷賦

第四卷

楊雄賦三首
太元賦　逐貧賦
蜀都賦

第五卷

漢臣賦九首
劉歆遂初賦　杜篤首陽山賦
班固終南山賦　竹扇賦
馬融圍碁賦　張衡髑髏賦
冢賦　溫泉賦
觀舞賦

第六卷

漢臣賦六首
黃香九宮賦　李尤函谷關賦
崔寔大赦賦　王延壽夢賦
王孫賦　張超誚青衣賦

第七卷
賦十一首
蔡邕漢津賦
筆賦
彈碁賦
短人賦
王粲浮淮賦
羽獵賦
柳賦
陸機思親賦
左思白髮賦
庾信枯樹賦
謝朓遊後園賦
第八卷
歌曲
漢昭帝黃鵠歌
淋池歌

漢靈帝招商歌　漢武帝落葉哀蟬曲

詩

柏梁詩　諸葛亮梁父吟
李陵錄別詩（八首）　蘇武答詩（二首）
孔融臨終詩　離合作郡姓名字詩
六言詩（三首）　雜詩（二首）
秦嘉述婚詩　王粲思親爲潘文則作
曹植元會詩　閭邱沖三月三日應詔詩
裴秀大蜡詩　王粲雜詩（四首）
七哀詩　晉程曉嘲熱客

第九卷

齊梁詩四十五篇

王融侍遊方山應詔　遊僊詩五首
奉和南海王詠秋胡妻七首
棲元寺聽講畢遊邸園
別蕭諮議四首（任昉宗夬）（王延王融）
蕭諮議衍答　蕭記室琛應教
王融和王友德元古意二首
餞謝文學六首（沈約王融）（虞炎蕭琛）（范雲劉繪）
謝文學答詩　王融寒晚敬和何徵君點
別王丞僧孺　范雲學古貽王中書
王融雜體報范通直　沈右率座賦三物爲詠（三首）

（謝朓　王融　沈約）　王融奉和月下
秋夜長　四色詠
兩頭纖纖　代徐（二首）
詠梧桐　池上梨花
劉繪和池上梨花　阻雪連句遙贈和（謝朓江革）
（王融沈約）　唐人木蘭詩（附）

第十卷

敕　啓

漢高祖手敕太子　晉明帝啓元帝

書

鄒長倩遺公孫賢良書　董仲舒詣丞相公孫宏記

室書　楊雄答劉歆書
酈炎遺令書四首　王粲爲劉表與袁尚書
曹公與楊太尉書論刑楊修　楊太尉答曹公書
曹公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　楊太尉夫人袁氏答書
魏文帝九日送菊與鍾繇書

第十一卷

對　狀

董仲舒郊祀對　雨雹對
酈炎對事
樊毅乞復華山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算狀

第十二卷

頌　述

董仲舒山川頌　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
黃香天子冠頌　傅咸皇太子釋奠頌
王粲太廟頌　邯鄲淳魏受命述

第十三卷

贊　銘

王粲正考父贊　張超尼父贊
蔡邕焦君贊　班固沛泗水亭碑銘
十八侯銘　馮衍車銘
傅毅車左銘　車右銘

車後銘　張衡綬笥銘
胡廣笥銘　印衣銘
崔駰仲山甫鼎銘　樽銘
襪銘　李尤孟津銘
洛銘　井銘
小車銘　漏刻銘
蔡邕警枕銘　樽銘
王粲無射鐘銘　刀銘

第十四卷

箴

楊雄百官箴

冀州牧箴　兗州牧箴
青州牧箴　徐州牧箴
揚州牧箴　荊州牧箴
豫州牧箴　益州牧箴
雍州牧箴　幽州牧箴
并州牧箴　交州牧箴

第十五卷

楊雄百官箴

光祿勳箴　衛尉箴
太僕箴　廷尉箴
大鴻臚箴　宗正箴

大司農箴
少府箴
執金吾箴
將作大匠箴
城門校尉箴
上林苑令箴
司空箴（一作崔駰）
太常箴（一作崔駰）
尚書箴（一作崔瑗）
博士箴（一作崔瑗）

第十六卷

崔駰太尉箴
司徒箴
河南尹箴
大理箴
崔瑗東觀箴
關都尉箴
河隄謁者箴
尚書箴（一作繁欽）
北軍中候箴
司隸校尉箴

郡太守箴（一作劉騊駼）　胡廣侍中箴（一作崔瑗）
崔寔諫大夫箴（附）　晉張華尚書令箴（續入）
晉傅元吏部尚書箴（續入）

第十七卷

雜文

董仲舒集敘　王褒僮約
班固奕旨　蔡邕篆勢
黃香責髯奴辭　聞人牟準魏敬侯碑陰文

第十八卷

記　碑

漢樊毅修西嶽廟記（一作碑）　衛覬西嶽華山亭碑

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銘（一作張旭）
王延壽桐柏廟碑　蔡邕九疑山碑
第十九卷
碑
楚相孫叔敖碑　子遷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君之碑　酈炎漢金城太守殷君碑（一作裔覬是攷漢碑文可證又按崔酈炎以熹平六年死此碑稱殷君光和元年卒乃炎死年也）
邯鄲淳後漢鴻臚陳君碑
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　度尚曹娥碑（弟子邯鄲淳撰）
第二十卷
誄

楊雄元后誄　傅毅北海王誄
魏文帝曹蒼舒誄

第二十一卷

雜賦十三首（舊編載此諸篇文多殘缺捜撿他集互加參證或補及數句猶非全文姑存卷末以俟博訪）

賈誼虡賦　劉向請雨華山賦
劉歆甘泉宮賦　傅毅琴賦
蔡邕協和昏賦　琴賦
胡栗賦　述行賦
魏文帝浮淮賦　王粲大暑賦
曹植述行賦　劉楨大暑賦

應瑒靈河賦　傅毅東巡頌
蔡邕東巡頌　南巡頌
九惟文

古文苑目錄終

古文苑卷一

守山閣叢書　集部

失名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周宣王石鼓文　秦惠文王詛楚文

秦始皇嶧山刻石文

石鼓文

周宣王狩于岐陽所刻石鼓文十篇近世薛尙功鄭樵各爲之音釋王厚之考正而集錄之施宿又參以諸家之本訂以石鼓籀文眞刻壽梓于淮東倉司其辨證訓釋蓋亦詳備按此編孫巨源得於僧寺佛書龕中以爲唐人所錄審爾則又在薛鄭之前二三百年矣詳考其文字畫音訓多與鄭本合豈鄭爲音釋時嘗得此本參校邪惟甲乙之次與薛鄭本俱不同今合諸家之說併摘經傳語可爲證者載於下甲乙仍其舊以薛鄭之次附于左

避車既工避馬既同（避石本作𨙶薛音我工石本作正郭云籀文攻字眉山蘇氏石鼓詩亦作攻按）

（車攻詩毛氏注攻堅也同齊也）避車既好避馬既駘（好石本作孜駘鄭音寶今作鵠郭云恐是鑷文）
（騶字騊北野良馬名）君子員員邋邋員斿（員石本作鼎說文員音云益也邋鄭通作邋字員又音員）
（君子指從獵諸臣員員衆多而有禮義也獵獵旌旗搖動貌員斿當讀作員旒旐上贅旒詩悠悠旆旌）麀鹿速
速君子之求（麀牝鹿速速疾行貌田狩之所求）○酋弓茲㠯寺（酋石本作[illegible]郭云恐當作
卣卣弓卽庾弓也薛作首鄭作首周禮庾弓利射侯與戈弓薛作㠯古以字同寺諸家皆作時字）避歐其孫
（薛鄭皆作孫字施云以碑本孩之字雖磨滅髣髴是時字邪）其來趩（石本作趩二丑亦反說文行聲也一曰不
行貌）趩（施云薛鄭本皆有此字碑磨滅不可辨）[illegible]（鄭云今作饡未詳音義石本有重文）卽避卽時麀
鹿趍趍（鄭云遬今作敔與禁禦之禦同薛作我趍薛作趚鄭作趍直離反竝無重文）歐其樸來射
（施本此句在其來鹵之下又連二字於上避法云舊音我疑非與下我字不同來字上更有其字下無射字）其來
鹵（薛作首鄭云鹵亦作適卽直字）既避（施本無既字避作避音敔）其猏蜀（施云王氏集諸家釋音四字皆
不著宿得於北方及葉氏本下三字甚明岐峸石刻亦載）

右一（薛作辛文鄭作丙文）

汧殹沔沔（王云汧音牽水名出扶風汧縣西北入渭殹即也字見詛楚及秦斤下同郭云讀如緊語助也沔籀韻作沔音鄭云沔讀作綿蓋用沔字平聲以叶韻）丞皮淖淵（丞石本作惡鄭云丞字見秦權郭云讀如丞進也詩南有嘉魚烝然罩罩王肅云烝衆也皮石本作是王云籀文皮字借作被音文曰丞被淖淵與尚書導菏澤被孟猪之被同義郭音彼淖淵水之深處也）鰋鯉處之君子漁之（鰋鯉皆魚名鰋鄭音鰋處鄭讀作居蓋取叶韻籀文魚從寸今省作魚）澫澫又鯊其斿⿺走散⿺走散（鄭本澫云即漫从萬通作曼漫漫水之瀰茫處也又通作有籀文省下同見詛楚文鯊今作鯊魚名所加反斿今作游下同⿺走散薛作散字鄭云趨即⿰阝戠字相于反）帛魚鱳鱳其蒀氏鮮（帛以帛從水古文泊字今省水之淺處也步各反下同鄭云鱳音洛集韻云白色也薛作鱳字說文鱳盧各反魚名蒀鄭云蓋亦作蒀讀與俎豆之俎同施云按說文側余反醢也氏典禮反按鱳即皪字音歷的皪白見言泊中之魚鱳鱳然潔白登之於俎甚鮮也）黃帛其鱄又鱄又鮊（黃泊水濁而淺處鄭云鯿即鯾字卑連反郭云畀即古卑字從魚從卑步佳反魚名薛作鮈鱄鄭云今作鮒作音附郭云逝呼反今從專鮊鄭

（云鮊音白）其豆孔庶𦋺之夐夐（豆石本作胡郭云胡今作脰乞及反博雅膜謂之脰鄭作豆字𦋺郭云籒文䜌字鄭云𦋺讀官反施網也夐舊注丑若反相如大人賦休夐乔走也）浧浧𧻚𧻚（浧郭云籒文洋字鄭云音汗今作澣𧻚鄭云博或云郎遊字）其魚隹可隹鱮隹鯉可㠯橐之隹楊及柳（隹通作維可通作何下並同橐說文符霄反鄭云與標同舊本音貫眉山蘇氏石鼓詩作何以貫之）

右二（薛作戊文鄭作甲文）

（施云十鼓中唯此完好無一字磨滅成文可讀然字多假借世既逾遠不能盡知故義亦有不通處更俟博雅君子辯而釋之庶可補雅頌之亡逸）

田車既安鋚○勒馬（按詩注輶車田獵驅逆之車取其輕捷也鋚郭云大公反轡首銅也廣韻音條紖頭銅飾）○衆既簡（簡選也）左驂旛旛右驂騝騝（詩騆驪是驂注驂兩騑也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郭云旛妨圓反旗旗總名旛旛取其輕舉貌騝居言反爾雅騝驪馬黃脊或云紀偃反取其壯健兒）遊㠯隮于原（遊讀作我隮升也原原石本作邍古原字下同）遊戎陣止（施云鄭本

（戎字作我下有陣止二字今考碑本此闕非有磨滅戎世二字上下相承不容有陣止字於其間）世陮（鄭作陮潘云疑作陸施云又疑爲跌字薛作陕籀文）宮車其寫秀弓時射（宮車輦車也周禮輦車用於宮中秀與綉同綉弓我弓也穀粱傳弓綉質質靶也戎弓綉其質示武中有文言田狩之時宮車寫而不用戎弓時施於射方言發稅舍車也舍音寫史記泰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讀如卸）麀豕孔庶麀鹿雉兔（言所獲多品）其○又旃（又是作有旃鄭云今作紳）其○趩（鄭云今作奔或作走）卣大○（鄭本有卣字在大字上音適古卣字也）出各亞（石本作亞施云汗簡作亞古孝經作惡蓋古字通用）○○臭○（薛作畀字）（鄭云疑郎思字碧落碑思作畀郭云恐是臭字古老反大白澤也自澤獸名）執而勿射○庶邎邎（說文郎擊反動也郭云走也鄭云與轢同）君子迺樂（迺石本作逌薛作迺郭鄭云逌今作攸所也按漢書地理志鄷水逌同五行志彝倫逌敘皆古攸字）

右三（薛作丙文鄭作丁文）

○○鑾車（郭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聲從鸞從金省按經史或作鸞左傳錫鸞和鈴詩八鸞瑲瑲）

（是也周禮王乘玉輅以封）𠦪敕眞○（𠦪石本作常施云說文呼骨反疾也薛作彝字鄭云卽拜字敕卽策字並
見義雲章眞薛作眞鄭云卽塡字亦作鎭）○弓孔碩形矢○○（按詩形弓形矢天子以錫有功諸侯
說文侯之命從左傳甯武子所言形弓一形矢百是也毛氏注形弓朱弓也孔氏以形弓爲周禮之唐弓大弓碩大也或
曰碩實也筋角膠木各得其所則弓體實）○馬其寫六轡驁驁（鄭云五到反讀若遇諸家本並驁字
上闕一字無重文）辻駿孔庶廓置搏搏（辻諸家本皆作徒字駿鄭云今作駁廓薛作廓鄭云亦作
鄂或云卽廓字諸家本置今作宣上闕一字施云宿本並不見重文坡城刻本亦無）肯車載衍（肯鄭云卽茵字
詩所謂輶車鸞鑣田狩之車也載石本作敹籀文載字衍今作道字）○徒如章遵溼陰陽（遵古原字
溼鄭云今作溼通作隰徒從也徒從聲布如文章然原高陸也隰岸溼也其高低向背皆有陰陽公劉詩相其陰陽度其
隰原）趍趍六馬射之鏃迂（鄭云趍卽趣字七走反詩蹶維趣馬郭云鏃籀文族古作銬小異鄭云鏃
與李商隱族字相近疑卽族字借作鏃耳迂今作徐六馬天子所駕也趣趣然調和閑習射則矢鏃之發舒徐不迫言皆
合禮有一發五犯之意）如虎獸麀如○○○（麀字諸本皆作鹿獸猶禽謂搏取之也四方有不順

（王命者禽芟而歇獮之如虎搏鹿不勞餘力上章有弓矢之錫得專征伐）多賢迪（石本作貂鄭云迪今作狥）禽○○避兔允異（兔字薛本作鹿鄭本作兔施云碑磨滅不可辨）

右四（薛作丁文鄭作戊文言策命諸臣）

○○淒萋霝雨○㵐（淒七西反亦作淒大田詩有渰淒淒興雨祁祁毛氏注淒淒雲行兒施本霝字上有天字鄭云霝亦零東山詩零雨其濛又衞詩靈雨既零毛氏注靈善也㵐今省作流下同見說文）迄涌盈渫淼（盈石本作盈說文盈字薛同鄭作盈止遙反渫鄭云今作渫私列反淼字鄭云今作濟郭云濕）君子即涉（石本作毋施云即涉字見義雲章）馬○○㵐汧殹（汧即前章所謂汧水殹即也字言君子將乘馬涉水而歸汧水流泛不可以涉）洎洎淒淒○○舫舟西遝（淒石本作萋鄭云今省作淒亦作萋舫符望反兩舟並也西石本作囪薛作悉字鄭作西云見尹彝或作由遝鄭云即歸字或作遲）○○自鄘（薛郭作廊籀文鄭作鄂或作廓）徒駿湯湯佳舟㠯衍或陰或陽（駿即馭字見前注湯音傷湯湯衆多兒佳維通用衍籀文道字前言乘馬以涉水漲不可久言並舟而歸路或悠長今徒馭衆多當維繫其舟遵道而行水北

（爲陽南爲陰或從水之陽或從水之陰皆可歸也）极深吕戶○于水一方（极薛作枝鄭云卽楫字施云薛鄭本以下有戶碑本磨滅不可辨于水一方足上文或陰或陽意也）勿○○止其奔其敔（鄭云敔今作禦）○○其叓（施云古文事字見說文）

右五（薛作王文鄭作辛文言作漁狩而歸）

猷乍遷乍衛（籀文乍與作通遷古原字衛卽導字）遹我嗣除（遹石本作卷薛郭作徒字鄭作遹字嗣鄭云今作治字施云按古文孝經治字作𤔔與此小異）帥敓（被）陎（音序郭作阪音反）莽（薛作茻音莽郭云恐是莽莽草之相糾者居虯反鄭本作莽云今省文作莫或作草未審孰是）爲世里（世石本作卋施云世三十也文曰爲三十里以三十爲世書家謂之會意佛書謂之二合字書卅蘇合反非世字也世卽世字）微徵（微薛作徽鄭云微徵未詳音義）逌冏（逌薛作迺鄭云逌作攸冏薛作罟字鄭云冏亦作冏並音古網罟也）㮚（薛作栗尚書栗作㮚與此相類說文省作臬）柞棫其㮽（鄭云㮽亦作槃或作柈字）梏（說文讀作皓方老反薛作格字）肅肅（薛作庸鄭云肅未詳音義或云遺字諸本無重文）鳴亞箬（石本作鵶薛郭作籀文若字鄭作箬）其奓

（石本作蔄薛作華鄭云㝬亦作㝬况于反）爲所存𩟾（薛作憂鄭云今作夔）籃（郭作鏊云鏊文盩字今省）衡（導）亯對（樹）合孫（合薛鄭音合字鄭云疑即俞字音響施云碑本雖稍磨滅上從五字尚可辨非從合也又薛鄭本下有孫字今碑本無此字）

右六（薛作庚文鄭作乙文言除道）

施云此鼓乃向傳師皇祐間所搜訪而得之者每行末僅存四字自四字而上磨滅者傳師磨去刻當時得之之由故今所存皆斷續不成文鄭樵乃以猷作原作導逌我治除帥敃阹莫爲世里十六字爲成辭蓋鄭所見乃遺文之摹刻者不知眞本未嘗相屬也

而師弓矢孔庶左驂滔滔（據文理而字上當有闕文施云鄭本師字下有弓矢孔三字左字下有驂字今碑本磨滅）是戴（薛鄭本皆闕而不音施云按說文古戴字與此相類下同）不具奪（施云薛本有磚字闕音碑本磨滅不可辨）後具肝（石本作豸薛作肝鄭作肝音吁）來其寫矢（矢石本作尖施云恐是小大二字鍾鼎款識多此類薛作尖字鄭作矢字）具來樂天子來（施云鄭本子下有來字）嗣王始

古我來

右七（薛作甲文鄭作壬文）

𠬝（音被見上注）走驕驕（鄭作⿰喬刂）馬薦（鄭云今省作薦）晢若（若石本作⿱屾林薛作奔鄭云卽若字古諾字從此）微（石本作捀施云𢼸說文與微同薛作放皆非也）雉立其一之（施云宿二本下皆有止字按此本作之字）

右八（薛作己文鄭作庚文施云此鼓最磨滅僅存十三字不復成文）

避（我）水衛（古導字下同見上注按文導字上闕一字）既平既止喜樹剸里天子永寍（喜石本作嵩鄭云卽喜字薛作嘉施云說文喜字如此寫剸籀文則字寍與寧同大意言水既疏導民可樹藝地可井界天子之心爲之安寧喜樹二字未必連屬）日佳丙申○○（施云宿本丙申下二字尚可辨更俟考之）避其用衛馬既申敕肅肅駕（申重也敕戒也肅肅施本作康康駕石本作騂郭鄭音駕籀文）

（按文駕字上闕一字）左驂驁（驁施云五到反馬怒也）驁驁扯女（驁諸本無重文鄭音遨扯石本作毄施云說文識字與此相類薛郭鄭本並作扯字郭云子一反摘也鄭云疑卽撻字皆摹本誤之也女通作汝）不翰（郭云籕文翰從飛鄭音同）霧（薛作霸郭云恐是籕文霾字鄭云卽沴字）公謂天余及如周（石本作圄施云說文害字鄭云周今省作周）不余及

右九（薛作乙文鄭作癸文言除道）

（施云上下皆磨滅不成文）

吳人憐亟（王云吳通作虞鄭序曰吳人日享社也享社必狩以獻鮮焉汧水出于吳山故漁于汧而狩于吳也施云其說恐未然憐亦作隣鄭云亟卽亟字吳山卽吳岳也漢地理志右扶風汧縣注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汧水出西北入渭）朝夕敬○（朝石本作潮薛作敕字鄭云卽朝字）載卤載北（載石本作勭見前注卤卽西字鄭云見魯侯彝）勿奄勿伏（奄石本作𡨋鄭云見盄和鍾通作掩伏石本作㐲薛作戊字鄭作伎字）𠦪而出○（鄭云𠦪卽出字或云卽畢字碑已磨滅薛音之）○獻○（獻薛作獻字鄭作狩字）○○○○

○○大祝○○○章（章薛作高按碧落碑高字同此鄭云今作亭）○○埶盜（埶薛作埶）（說文埶與藝同鄭云亦作社即社字盜甯同）逢中孔圝○（籀文圁作圝見說文）麀鹿（舊本鹿字在上）（今從諸家本下同）麌麌（韓奕詩作麀鹿噳噳愚甫反毛氏曰噳噳然衆也）避○其○麀鹿鬴（鬴鄭云即曈字見郝敦彘敦）天○○○○○○求又○○○○○○是○

○○○○○○○

右十（薛作癸文鄭作己文）

右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唐自貞觀以來蘇勗李嗣真張懷瓘竇臮竇蒙徐浩咸以爲史籀筆蹟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稱杜甫八分小篆歐敘歷代書亦厠之倉頡李斯之間其後韋應物韓愈稱述爲尤詳至本朝歐陽修作集古錄始設三疑以韋韓之說爲無所考據後

人因其疑而增廣之南渡之後有鄭樵者作釋音且爲之序乃摘丞（丞）殹（也）二字以爲見於秦斤秦權而指以爲秦鼓僞劉詞臣馬定國以宇文泰嘗蒐岐陽而指以爲後周物嗚呼二子固不足爲石鼓重輕然近人稍有惑其說者故予不得不辨集古之一疑曰漢桓靈碑大書深刻磨滅十八九自宣王至今爲尤遠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予謂碑刻之存亡係石質之美惡摹拓之多寡水火風雨之及與不及不可以年祀久近論也且如詛楚文刻於秦惠文王時去宣王爲未遠而文細刻淺過於石鼓遠甚由始出於近歲戕害所不及至無一字磨滅者顏眞卿干祿字刻於大歷九年顯暴於世工人以爲衣食業摹拓爲多至

開成四年纔六十六載而遽已譌闕由是言之年祀久近不足推其存亡無可疑者二疑以謂自漢以來博古之士略而不道三疑以謂隋氏藏書最多獨無此刻予謂金石遺文涵於瓦礫歷代湮沒而後世始顯者爲多三代彝器或得於近歲其制度精妙有馬融鄭元所不知者又詛楚文筆蹟高妙世人無復異論而歷秦漢以來數千百年湮沈泉壤近歲始出於人間不可謂不稱於前人不錄於隋氏而指爲近世僞物也予意此鼓之刻雖載於傳記而經歷代亂離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採錄乃復顯於世及觀蘇勖敘記尤喜予言之爲得也則夫隋氏之不錄又無足疑者況唐之文籍視今爲甚備而歷

奉不敢爲臆說自貞觀以來諸公之說若出一人固不特起於韋韓也而韋應物又以爲文王之鼓宣王刻詩言之如是之詳當時無一人非之傳記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於大篆丞殹二字見於秦器固無害況丞字從山取山高奉丞之義著在說文字體宜然非始於秦也唐初去宇文周爲甚近事語尚在於長老耳使文帝鐫功勒成以告萬世豈細事哉宜時人共知之況蘇勖之祖邳公綽用事於周文物號令悉出其手豈得其賢子孫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嗚呼三代石刻存於世者壇山吉日癸巳刻與此耳而吉日癸巳無所考據獨此鼓昔人稱說如是之詳觀其字畫奇古足以追想三代遺風而學者因可以知

篆隸之所自出好異者又附會異說而詆訾之亦已甚矣其鼓有十因其石之自然粗有鼓形字刻於其旁石質堅頑類今人爲碓磑者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爲博士時請於祭酒欲以數橐駝輿致太學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經五代之亂又復散失本朝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至於府學之門廡下而亡其一 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訪而足之大觀中歸于京師詔以金塡其文以示貴重且絕摹拓之患初致之辟廱後移入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傳濟河遇大風重不可致者棄之中流今其存亡特未可知則拓本留於世者宜與法書並藏詎可輕議也哉紹興己卯歲予得此本於上庠喜而不寐手自裝

治成帙因取薛尚功鄭樵二音參校同異并考覈字書而是正之書于帙之後其不至者姑兩存之以俟博洽君子而質焉臨川王厚之順伯

樵按歐陽氏有石鼓三疑終則曰觀其字畫高妙非史籀不能作眉山蘇氏石鼓詩則曰勳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又曰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強暴救黔首合二公之詞觀之則石鼓爲宣王時物不必多辯矣

詛楚文

秦告巫咸文說者皆謂近世出於鳳翔府祈年觀基之下眉山蘇氏形之詩詠亦以爲然此編既云唐人所藏於佛書龕中得之則唐時此文已流傳於世惜無名士如韋應物韓退之輩題詠故其名不顯按巫咸在解州鹽池與古雍相遠盟石以告神或瘞於土或沈於水皆當在本所如告久湫文得於朝那湫傍是也告巫咸文不應遠在古雍以是推之此石出於唐之前後復湮沒於祈年觀下

（至近世而復出理無可疑文多古字間有假借王厚之音釋頗詳今載于后）

又（又通作有以下字多假借）秦嗣王𠭥（籀文敢字後同）用吉玉宣（古宣字通作瑄璧六寸曰瑄）璧使其宗祝邵鼛布忠（篆文似作愍字又作愍王本作〇）告于不顯大神巫咸（久湫本作不顯大沈久湫亞驅本作不顯大神亞驅久讀作故亞讀作烏按文王詩有罔不顯毛氏注甚顯也正與此不顯字同意或者假借爲丕顯正不必然）㠯（古以字）底楚（楚）王熊相之多皋（罪）㫺（昔）我先君穆（穆）公及楚成王是（讀作寔）繆（讀作戮左傳成公十一年戮力同心）力同心兩邦若（古若字）壹（古壹字）絆㠯婚（婚）姻（姻）袗㠯齋盟曰枼（葉）萬子孫毋相爲不利（檀弓世世萬子孫毋變也）親卽（王作卬讀作仰）不顯大神巫咸（久湫本無不顯二字只作大沈久湫亞驅本作不顯大神亞驅以下凡舉所祀神名皆同）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讀作庸）回無道（道）淫失（讀作佚）甚（讀作耽）亂宣（宣）奓（古文侈字）競從（讀作縱）變輸（讀作渝按春秋六年鄭人來渝平左氏傳作渝公羊穀梁作輸二字蓋通用渝變也）盟

刺内之𠟭（籀文則字下同）虣（古文暴字周禮有司虣）虐不辜（久湫本作姑通用）刑戮孕㛸（婦）幽刺親（久湫亞駝本作敎敎古文親字）摵（戚字漢戚伯著碑夏承碑皆用此字法）拘圉其叔父寘者（讀作諸下同）冥室櫝棺之中外之𠟭（則）冐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光列（烈）威神而兼佸（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者（諸）侯之兵㠯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威（許劣反滅也詩褎姒威之）我百牧（姓）求蔑灋（古法字）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卹㠯圭玉羲（犧）牲逑取衙（古我字一作吾）邊城新郢（音皇）及鄔（王本作柳）長敎（親）衙（我）不設（敢）曰可今有（通作又久湫亞駝本作又）悉興其衆張矜意（王本作憲籀文億字說文云滿也左傳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㠯偪（王本作俉云久湫亞駝本作偪字當作偪）衙（我）邊競（讀作境）將欲復其貺（眖）迹惟是秦邦之羸衆敝賦鞨（王本作鞈讀作鞹革也皮去毛曰革）輸（音兪刀鞘也言以革

（飾刀鞘也）棧輿禮使（上聲）介老將（去聲）之曰自救殴（久湫本作也殴古也字見石鼓文及秦權鄰輸棧輿言非戎器之備也介老謂一介之老言又非將帥之才也秦自謂不得已特遣一介之老將也贏衆自救而已言不敢飾甲底兵以先伐楚也曰禮使者言楚興師之不以禮也）亦應受（古受字）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幾靈德賜启（古克字）秎（王本作制古制字久湫亞駞本作劑劑尊爲反爾雅云翦齊也）楚師（王本作楚楚云下一楚字久湫亞駞本作師字當作師）日復略我邊城設（敢）數楚王熊相之俖（倍）盟犯詛箸（著）者（諸）石章曰盟大神之威神

詛楚文有三皆出於近世初得告巫咸文於鳳翔東坡鳳翔八觀詩嘗紀其事舊在府解徽皇時歸御府次得告大沈久湫文於渭時蔡挺帥平凉擕之以歸在南京蔡氏最後得告亞駞文於洛在洛陽劉忱家其詞則一惟質於神

者隨號而異述秦穆公與楚成王相好及熊相倍十八世詛盟之罪以史記世家年表考之秦自穆公十八世至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從横爭霸此詛爲懷王也懷王十一年蘇秦（戰國策作李兌）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之皆引而歸齊獨後今文曰熊相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是也後五年秦使張儀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欺楚使絶齊懷王信之既與齊絶使一將軍西受封地秦倍約不與文又曰述取我邊城新郢及𨛜長親我不敢曰可是也懷王忿張儀之詐發兵攻秦文又曰今又悉興其衆以偪我邊境是也是歲秦遣庶長章拒楚文又曰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是也此文之作乃秦惠文王之後

十二年楚懷王之十六年也明年春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乃既詛之後史楚王無名相者或以相與商聲相近遂以熊相爲威王熊商考秦惠文王之立雖在楚威王二年然終威王之世秦楚未嘗以兵相加也或以楚自成王至頃襄王十八世遂以爲頃襄王橫秦人之文自不應數楚之世況頃襄王立乃秦昭王九年歷惠文武王至昭王是時楚已微弱非秦所畏不應有詛也或謂姓書以熊相爲芊姓如熊相禖熊相祈熊相宜僚皆芊姓列國類不名其君故特稱其姓然亦未安相疑懷王名世家作槐年表作魏傳寫之誤也巫咸在解州鹽池西南久湫在安定郡卽朝那湫也亞駞卽呼

滹河顧野王考其地在靈邱竹書紀年穆公十一年取靈邱故亞馳自穆公以來爲秦境也時邵鼛偏走羣望想不止三所今見於世者止此耳著諸石章或沈或瘞石麤可礪圖其久而存也趙德甫金石錄云張芸叟黃魯直皆有釋文世必有存者偶未之見俟尋訪以校今音之異同云

臨川王厚之順伯

嶧山刻石文

嶧音亦山在魯鄒縣爾雅嶧山純石相積構連屬而成山按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自號曰皇帝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遂上泰山封祀並勃海以東登之罘又作琅邪臺二十九年登之罘三十二年之碣石三十七年上會稽並刻石頌秦德凡七處史載其辭者五二十九年之罘又載東觀刻辭惟二十八年嶧山并之罘二刻石辭不載載豈偶遺佚抑有去取邪東南惟會稽尚存

（石刻宋書竟陵王子良魁日登秦望山主簿范雲以山上有始皇石刻文三句爲韻又昔大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賓僚皆茫然不識雲讀如流子良大悅以爲上賓）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每三句爲韻始皇十三歲嗣位爲秦皇）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戎臣將帥總戎之臣詔者天子之命）經時不久滅六暴强（三晉楚燕齊六强國）二十有六年（句皆四字二十當合爲廿音入）上薦高號（兼并天下羣臣上尊號遠稱皇帝）孝道顯明既獻泰成（謂告成于天）乃降專惠親巡遠方（史記載泰山文親巡遠方黎民國朝大觀中汶陽劉跂親至泰山絶項見其碑模之以歸乃作親輗遠黎）登于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事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陁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始皇罷侯置守以爲自古莫及己及羣臣稱頌之辭往往若此）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史記秦更名民爲黔首）利澤長久羣臣

誦略（言功德隆盛羣臣莫能名言但誦其大略而已）刻此樂石（石之精堅堪爲樂器者如泗濱浮磬之類）以著經紀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李斯）臣去疾（馮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秦尊君卑臣羣臣昧死而後言蔡邕獨斷曰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冒死請制曰可（已上二世所刻辭按史記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云云）

古文苑卷一

古文苑卷二

宋玉賦六首

按史楚襄王名橫懷王之子也周赧王十七年懷王拘留於秦襄王立宋玉者屈原弟子仕襄王爲大夫閔其師忠而放逐作詞九章以述其志今楚詞九辯是也此諸賦雖體格不同俱非九辯比矣

笛賦
大言賦
小言賦
諷賦
釣賦
舞賦

笛賦

廣雅曰篴謂之笛有七孔詩簡兮左手執籥則笛之爲樂器久矣或曰漢武帝時邱仲始作笛其說曰羌人伐竹竹聞龍吟水中截竹吹之象其聲蓋羌笛也

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衡山南岳也屬荊州）見奇篠異榦罕節間枝（一本作簡）

（支）之叢生也（禹貢揚州厥貢篠簜孔安國注篠竹箭簜大竹）其處磅磄千仞（磅磄言盤礴也）（八尺曰仞）絕谿凌阜隆崛萬丈盤石雙起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丹水醴泉天地醇和之氣融液而成淮南墬形訓崑崙疏圃之池是謂丹水又元玉生醴泉）其陰則積雪凝霜霧露生焉（列仙傳凌陽子所謂沆瀣之氣）其東則朱天皓日素朝明焉（朝霞之氣）其南則盛夏清徵（一作徵）春陽榮焉（正陽之氣）其西則涼風遊旋吸逮存焉（淪陰之氣吸逮言吸聚而相逮逮一作遂衡山之陽具天地陰陽之正氣故竹生其間枝幹特異）幹枝洞長（罕節橫空洞而長）槃出有良（一作有良工焉）名高師曠將爲陽春北鄙白雪之曲（師樂官也曠字子野晉平公時人陽春白雪曲名北鄙紂樂肅殺之音北鄙白雪謂變殺聲爲和聲）假塗南國至此山望其叢生見其異形曰命陪乘（曰與粤通陪乘副車也魯語士有陪乘）取其雄焉（淮南子曰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下降陽春白雪之曲所謂郢中寡和者取其和暢潔白故云假塗南國而取其雄）宋意將送荊卿於易水之上

得其雌焉（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至易水之上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宋如意和之殺心蘊於中其聲悽切故得其雌二者皆托辭）於是乃使王爾公輸之徒（二人古之巧思者公輸魯般也王爾見淮南子王爾無所錯其剞劂張衡西京賦命般爾之巧匠）合妙意角較手（一本作敿敏手）遂以爲笛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當秋月少陰用事日暮凄慘之時）命（兩人善音律者王襃洞簫賦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兮浸淫叔子遠其類七畧有莊春漢避明帝諱易爲嚴午子未詳）嚴春使午子延長頸奮玉手（叶韻合是指字古文傳寫誤）摛朱脣曜皓齒頳顏臻玉貌起吟清商追流徵（皆歌曲也晉王嘉拾遺記師延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紂曰淳古遠樂非予可聽）歌伐檀（伐檀魏國之詩刺在位貪鄙）號孤子（孤子亦歌曲蓋伯竒申生之倫遭讒放逐見之吟詠者楚詞孤子唫而抆淚）發久轉舒積鬱其爲幽也甚乎懷永抱絕喪夫天（婦人以夫爲天）亡稚子纖悲徵痛毒離肌腸腠理激叫入青雲慷慨切窮士度曲羊腸坂揆殃振奔逸（新序趙簡子上羊腸之坂）

（羣臣皆偏袒推車酈元注水經云羊腸盤道三十六回笛聲委蛇如羊腸坂之車音忽然振搧又如掉鞅而駿奔言曲而肆映即鞅字馬絆也左傳繫靭鞅靽）遊泆志列絃節武毅發沈憂結（感人如此）呵鷹揚叱太一（鷹揚猛將太一尊神笛聲皆足以感激之）聲淫淫以黷黮（徒感反黷黮悽慘也）氣旁合而爭出歌壯士之必往（即易水之歌）悲猛勇乎飄疾麥秀漸漸兮鳥聲革翼（史記箕子過殷虛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招伯奇於源（一作涼）陰（伯奇尹吉甫子爲後母所譖自投於水）追申子于晉域（申生晉獻公太子爲驪姬所譖奔曲沃雉經而死言笛聲悽切能招三子之魂）夫奇曲雅樂所以禁淫也錦繡黼黻所以御暴也（雅曲以禁淫邪猶錦繡昭其文黼黻示其斷寓之身章所以禦暴非以爲侈麗也）縟則泰過是以檀卿刺鄭聲（檀卿古之知音者鄭聲淫蕩故刺之）周人傷北里也（北里即北鄙之音紂爲朝歌北鄙之音百姓不親天下畔之周人伐紂滅殷故傷之也劉向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昔舜造南風

（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無意乎先王之制而有亡國之聲其能保七尺之身哉）亂曰（顏師古曰亂者理也總理一賦之終也又見遂初賦注）芳林皓幹有奇寶兮博人通明（謂師曠之倫）樂斯道兮般衍瀾漫終不老兮雙枝間麗貌甚好兮八音和調成稟受兮（製而爲笛和諧八音所以成此竹稟受之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謂之八音笛居其一惟聲中律呂故能諧衆音風俗通曰笛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笛音一定諸絃歌皆從笛爲正）善善不衰爲世保（一作寶）兮絕鄭之遺離南楚兮（絕鄭國之淫聲離南楚之夷域而之上國也）美風洋洋而暢茂兮（論語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關雎周南正風）嘉樂悠長俟賢士兮鹿鳴萋萋思我友兮（嘉樂雅樂也鹿鳴小雅之詩燕嘉賓也）安心隱志可長久兮（按史楚襄王立三十六年卒後又二十餘年方有荆卿刺秦之事此賦果玉所作邪）

大言賦

（中庸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大言小言所由起也楚之諸臣當君危國

（削之際不知戒懼方且虛詞以相角恢諸以希賞亦可悲矣）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三人楚大夫差作切磋之磋）遊於陽雲之臺（雲夢中高唐之臺言其高出雲之陽也）王曰能爲寡人大言者上座（按文大言字上合有賦字）王因唏曰操是太阿剝（一作戮）一世流血沖天車不可以厲（唏叱咤聲也許既反太阿古之寶劍詩深則厲褰衣涉水也水至心曰厲）至唐勒曰壯士憤（一作頓）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淮南子共工與顓頊爭爲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戾拆也夷平也）至景差曰校士猛毅皋陶嘻（周禮冬官韗人爲皋陶鄭司農注皋陶鼓木也言勇壯之氣能使鼓木之聲亦振厲）大笑至兮摧覆思（端門之觀闕也一作罘恖）鋸牙雲晞甚大（鋸牙言牙之銛利似鋸其大如雲淮南子云堯之時窫窳封豨鑿齒皆爲民害三猛獸也晞當作豨張協七命蹩封豨償馮豕勾爪摧鋸牙捭）吐舌萬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爲車（易坤爲輿）圓天爲蓋（晉天文志言天之家有蓋天謂天形如倚蓋）長劍耿耿（一作耿介）倚天外（一作

（之外）王曰未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據地跔天迫不得仰（得一作能跔蹴也）

小言賦

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令（一作命）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一作進）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此賦之迂誕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小往大來剥復之類也（泰小往大來吉亨自剥復始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易繫辭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三光並照則小大備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通也能麗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則上坐者未足明賞賢人有能爲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剽塵（一作輪）體輕蚊翼形微蚤鱗聿遑浮踊凌雲縱身（聿遑迅疾也揚雄校獵賦武騎聿皇）

（夌雲歘張也相如傳飄飄有夌雲氣言奮身騰踊不過由鍼眼穿羅巾）經由鍼孔出入羅巾飄妙翩綿乍見乍泯（平聲）唐勒曰析飛糠以爲輿剖粃糟以爲舟泛然投乎杯水中（莊子覆杯水於坳堂之上芥爲之舟）淡若巨海之洪流蠅蚋背以顧盼（蚋音芮蚊類而小背服也）附蟣蠓而遨遊（蟣蠓飛蟲形微於蚋）寧隱微以無準原存亡而不憂又曰館於蠅鬚宴于毫端（列子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棲宿往來蚊弗覺也）烹虱脛切蟣肝（莊子鼠肝蟲臂言其至微眇也）會九族而同嚌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楚詞其小無內其大無垠）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一作夢）滅景昧昧遺形超於太虛之域出於未兆之庭纖於毳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爲之歎悶（列子離朱子羽方晝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郎離婁古之明目者）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

如此之為精王曰善賜以雲夢之田（雲夢楚之澤上曰雲下曰夢書雲土夢作乂）

諷賦

白虎通諫有五一曰諷諫諷也者謂君父有闕而難言之或托興詩賦以見乎詞或假借他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而遷於善楚襄王好女色宋玉以此賦之之詞麗以淫謂之勸可也

楚襄王時宋玉休歸（以休沐歸私家又謂之告假）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為人身體容冶（易冶容誨淫）口多微詞出愛主人之女（愛謂私好也容舍之主人）入事大王願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為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詞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身體容冶受之二親口多微詞聞之聖人臣嘗出行僕饑馬疲正值主人門開主人翁出嫗又到市獨有主人女在女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穀梁子曰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乃更於蘭房之室（一作芝室家語與善

（人居如入芝蘭之室）止臣其中中有鳴琴焉（琴瑟所以通意合好詩琴瑟友之）臣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曲名取潔白之中芬芳悅人以挑女也）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輯翠羽爲裘）更披白縠之單衫（詩所謂衣錦褧衣）垂珠步搖（首飾名行則動搖故謂之步搖以珠飾之）來排臣戶曰上客日高無乃饑乎爲臣炊彫胡之飯（西京雜記顧翺母好食彫胡飯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爲彫胡）烹露葵之羹來勸臣食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臣不忍仰視爲臣歌曰歲將暮兮日已寒（女自謂盛年易邁）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而鼓之爲秋竹積雪之曲（曲名取堅貞之節不爲物移以自況也）主人之女又爲臣歌曰內怵惕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旁君不御兮妾誰怨（平聲）日將至兮下黃泉玉曰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誠不忍愛主人之女王曰止止寡人於此時亦何能已也

釣賦（詩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緡論語曰子釣而不綱釣者施綸於竿垂餌以取魚也）

宋玉與登徒子（登徒姓也子者男子之稱假設爲名猶言升諸其徒之人）偕受釣於元洲（元妙也洲水邊洲渚言精於釣故托元洲爲名）止而（止猶已）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元洲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王曰其善柰何登徒子對曰夫元洲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餌若蛆螾釣如細鍼（與針同）以出三赤之魚於數仞之水中豈可謂無術乎夫元洲芳水餌挂繳鉤其意不可得退而牽行下觸清泥上則波颺元洲因水勢而施之（一作枝）頡之頏之委縱收斂與魚沈浮及其解弛因而獲之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察元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又烏足爲大王言乎王曰子之所謂善釣者

何玉曰臣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鈎非鍼其餌非蟥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對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賢聖爲竿道德爲綸仁義爲鈎祿利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魚釣道微矣非聖人其孰能察之王曰迅哉說乎其釣不可見也宋玉對曰其釣易見王不可察爾昔殷湯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紉矣羣生寖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鈎可謂拘矣（拘音拘引也一本作善）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若夫竿折（賢材廢棄）綸絕（道德陵遲）餌墜（爵賞不足以勸天下）鈎決（仁義不足以結人心）波涌魚失（天下潰亂人民離散失讀作佚）是則夏桀商紂不通夫釣術也今察元洲之釣也左挾魚罶（盛魚之器也詩魚麗于罶）右執槁竿

立乎潢汙之涯倚乎楊柳之間精不離乎魚喙思不出乎鮒鯿（二小魚名）形容枯槁神色憔悴（楚詞漁父篇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樂不役勤獲不當費斯乃水濱之役夫也已君王又何稱焉王若見堯舜之洪竿（攬賢材以爲用）攄禹湯之脩綸（昭道德以經世）投之於瀆視之於海（治國以平天下）漫漫羣生孰非吾有其爲大王之釣不亦樂乎

史記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襄王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射何足爲大王道也昔者三王弋以道德五伯弋以戰國王何不以聖賢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弋之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寶也云云意與此賦正相類

舞賦

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積陽道壅塞不行其序民氣鬱閼筋骨宿栗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陰康氏三皇時君號

楚襄王既遊雲夢（雲夢澤解見上注）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激楚結風陽阿之舞（列女傳聽激楚之遺風上林賦鄢郢繽紛激楚結風陽阿所謂郢中寡和者三者皆楚曲也）材人之窮觀（窮極也）天下之至妙噫可進乎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爾乃鄭女出進二八徐待（舞以八人爲一列二八十六人也左傳鄭人以女樂二八賂晉侯楚詞二八齊容起鄭舞）姣服極麗姁媮（音吁俞驕媚貌）致態貌嫽妙以妖冶（嫽好也詩狡人嫽兮音了）紅顏曄其陽華（詩顏如舜華）眉連娟以增繞（曲細而長）目流睇而橫波（精采而瑩）珠翠灼爍（以珠翠爲飾灼爍鮮明貌）而照曜兮華袿飛髾而雜纖羅（袿衣之長帶也髾謂燕尾之屬皆衣上假飾纖細也羅之精者髾所交反袿音圭）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脣紓清揚（眉目之間爲清揚將歌則少斂詩清揚婉兮）而抗音高歌爲樂之方（宣歌曲之意）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

悵不可爲象羅衣從（音縱）風長袖交橫駱驛（與絡繹同）飛散颯沓合并綽約閑靡機迅體輕合場遞進案次而俟（既分而合復更遞而進按曲之次以待）埒籔角妙夸容乃理（埒齊籔聚也齊聚而競妙乃理其夸嫮之容）軼態橫出瓌姿譎起迴身還入迫于急節（還音旋曲將終則其節急舞趁曲之急節）紓形赴遠灌以摧折（灌匕罪反）纖縠蛾飛繽焱若絶（衣裳飛動如蛾飛繽紛如焱起而逸絶焱疾風也）體如遊龍袖如素蜺（神女賦蜿若遊龍言其輕舉也大人賦垂絳幡之素蜺蜺雌虹也吾結反）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舞終復其舊列）觀者稱麗莫不怡悅（傳毅舞賦文選已載全文唐人歐陽詢簡節其詞編之藝文類聚此篇是也後人好事者以前有楚襄宋玉相唯諾之詞遂指爲玉所作其實非也）

古文苑卷二

古文苑卷三

漢臣賦十二首

賈誼旱雲賦　董仲舒士不遇賦
枚乘梁王菟園賦　枚乘忘憂館柳賦
路喬如鶴賦　公孫乘月賦
羊勝屏風賦　劉安屏風賦
中山王文木賦　司馬相如美人賦
班婕妤擣素賦　曹大家鍼縷賦

旱雲賦

賈誼

在易坎爲水其蘊蒸而上升則爲雲溶液而下施則爲雨故乾之雲行雨施陰陽和暢也畜之密雲不雨陰陽不和也在人則君臣合德而澤加於民亦猶陰陽和暢而澤被於物賈誼負超世之才文

（帝將大用之乃爲大臣絳灌等所阻卒棄不用而世不被其澤故托旱雲以寓其意焉）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爾雅夏曰昊天精純和合乃天地絪縕之常分則反之所謂失其正理也）遥望白雲之蓬勃兮滃澹澹而妄止（雲興而不雨則雲爲妄出矣）運清濁之澒洞兮（澒胡動反澒洞洶湧貌）正重沓而並起嵬隆崇以崔巍兮時彷彿而有似屈卷輪而中天兮象虎驚與龍駭相搏據而俱興兮妄倚儷而時有遂積聚而給沓兮相紛薄而慷慨若飛翔之從横兮揚侯怒而澎濞（楊侯大波神）正帷布而雷動兮相擊衝而碎破或窈窕而四塞兮誠若雨而不墜（言白雲之狀變態不常若將雨而雨終不降）陰陽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貪邪而狠戾（陰陽乖睽而不合在位者又爲貪邪狠戾之政以干之何以感召天地之和）終風解而霰散兮陵遲而堵潰（毛氏詩注終日風爲終風雲爲風解而消散如陵之隤如牆之傾）或深潛而閉藏兮

爭離而並逝（以雲自況寓意尤深）廓蕩蕩其若滌兮日炤炤而無穢（鄭氏說禮引董仲舒日食祝云炤炤大明音照）隆盛暑而無聊兮煎砂石而爛渭（渭水枯竭至於焦爛）湯風至而含熱兮（湯風溫風也月令六月節溫風至）羣生悶滿而愁憒畎畝枯槁而失澤兮壤石相聚而爲害（雨既不至壤石爲風日所暴皆能吹畎畝之滋潤以害苗）農夫垂拱而無聊兮釋其鉏耨而下淚憂彊（一作壤）畔之遇害兮痛皇天之靡惠惜稚稼之旱夭兮離天災而不遂（離與罹同遭也）懷怨心而不能已兮竊託咎於在位（書僭恒暘若京房易傳曰欲得不用茲謂張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獨不聞唐虞之積烈兮與三代之風氣（唐虞三代之時雖不能無水旱君臣上下相與敬戒飭躬修政足以召天下之和）時俗殊而不還兮恐功久而壞敗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違節陰氣辟而留滯兮厭暴至而沈沒嗟乎惜旱大劇何辜于天無恩澤

忍兮嗇夫何寡德矣（嗇夫田畯之神也祈年則樂田畯忍旱不救可謂薄德怨辭也）旣已生之不與福矣來何暴也去何躁也孳孳望之其（一作甚）可悼也憭兮慓兮以鬱怫兮念思白雲腸如結兮終怨不雨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雲何怨奈何人兮（天寔爲之人其奈何）

士不遇賦

董仲舒

涑水司馬氏曰漢景帝時栗太子廢其次河間獻王最長若屬重器帝王之治可以復還仲舒醇儒道必遇合景帝舍嫡立徹蓋天意也武帝好名亡實仲舒卒爲公孫宏所嫉擯棄而死何足深怪陶淵明作感士不遇賦其序曰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爲之余嘗讀其文慨然惆悵君子合三子而評之子長文士之靡耳尊顯富貴何謂不遇也

嗟乎嗟乎遐哉邈矣時來曷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難於遇合將老而死木棺也左傳則就木焉）悠悠偕時豈

能覺矣心之憂歟不期祿矣皇皇匪甯秖增辱矣努力觸藩
徒摧角矣（易大壯羝羊觸藩羸其角）不出戶庭庶無過矣（易節卦不出戶庭無咎）重
曰（前意未暢重述而鋪衍之故曰重）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
俗以辨詐而期通兮貞士耿介而自束雖曰三省於吾身兮
繇（繇與猶同）懷進退之惟谷（詩桑柔人亦有言進退維谷毛氏注谷窮也）彼寔繁之有
徒兮指其白而爲黑目信嫮而言眇兮口信辯而言訥（言變亂是
非邪正嫮音元好也楚詩嫮目宜笑眇目失明也易眇能視辯辨二字古通用上同訥拙於言也）鬼神不能
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出門則不可
以偕徃兮藏器又豈其不容（易出門同人又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豈與嗤同）退洗
心而內訟兮亦未知其所從也（易洗心退藏論語而內自訟伸前意進退惟谷）觀上
古之清濁（一作暉）兮廉士亦煢煢而靡歸（清濁猶言治亂也世雖有治亂之不同廉

（士常獨立而不遇）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卞隨務光遁跡於深淵兮伯夷叔齊登山而采薇使彼聖人其繇周遑兮矧舉世而同迷若伍員與屈原兮固亦無所復顧（隨光非湯伐桀自沈于瀘水夷齊恥食周粟采薇首陽山下四子聖智生殷周盛時猶不遇若此況其他乎若子胥浮江屈原投汨尚何所復顧）亦不能同彼數子兮將遠遊而終慕（今不能同數子之殺身將去國遠遊心常慕之）於吾儕之云遠兮疑（一作懼）荒塗而難踐憚君子之于行兮誠三日而不飯（吾之儕輩乃謂古人既遠此道久荒懼不能踐戒其疾行易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嗟天下之偕違兮悵無與之偕返孰若返身於素業兮莫隨世而輪轉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世之趨利者皆自謂當然故甘心爲之使眞知其爲矯情則不肯爲矣仲舒有言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蓋平日持論堅定若此）紛既迫而後動兮豈云稟性之惟褊昭同人

而大有兮明謙光而務展遵幽昧於默足兮豈舒采而蘄顯苟肝膽之可同兮奚鬚髮之足辨也（索於形骸之內不求於形骸之外）

梁王菟園賦

（梁孝王武漢文帝子景帝之同母弟也竇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里菟園苑名左傳魯有菟裘衞有菟圃皆地名音徒）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從孝王游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

脩竹檀欒夾池水（西京雜記梁孝王築菟園園中有百靈山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九域志睢陽郡有梁孝王東苑中有脩竹園恐是後人因此賦以命名）旋菟園並馳道（所謂複道自宮連屬平臺並音傍蒲浪反）臨廣衍長冗坂故徑（一作正）於崑崙貇觀相物（貇音墾貇觀猶傅觀也班固燕然銘負其貇悉兮與此貇同意）芴焉子有（滋有言物之多子當作滋漢人以箕子之明夷爲荄滋則滋子字通）似乎西山（依山置園故指西山比崑崙言舊嘗經行崑崙之山睹物蕃盛）西山

隑隑卹（一作卲）焉隗隗巷路嶁移（隑玉來反隑隑企立貌隗卽嵬字吾回反隗隗高峻貌巷路卽巷路字山間之蹊徑也嶁移卽委蛇字徑之曲折也）崟巖嵡嵸巍巄焉（崟音岑嵡疑是巃字嵸卽空反巄音龐巃嵸巍巄皆山之險怪狀）暴熛激（熛與猋同音標月令猋風暴雨忽至注回風曰猋）揚塵埃蛇龍奏林薄竹（奏奔走也詩予曰有奔走薄音泊林薄叢薄也怒風卒發塵埃隱翳有若龍蛇之奔走者徐而察之則林薄之竹也）遊風踊焉秋風揚焉滿庶庶焉紛紛紜紜騰踊雲亂枝葉翬散摩來幡幡焉（幡與番同音波爾雅番番矯矯勇也暴熛既息微風遊旋林木披拂其狀不齊）谿谷沙石涸波沸日湲浸疾東（溪谷之水疾趨而東湲流水也浸水所瀡也字本作浸）流連焉轔轔陰發緒菲菲（既至平衍復流連焉徐行轔轔其紋菲菲）閭閭讙擾（鳥聲之雜）昆雞蝭蛙（音題決一音弟桂字本作題鴂或作鵜鴂子規鳥也）倉庚密切（亦鳥名）別鳥相離哀鳴其中（家語恒山之鳥與四子別其鳴甚哀）若乃附巢蹇鷙之傳於列樹也欐欐若飛雪之重弗麗也（附巢蹇鷙皆水鳥鷗鷺之屬欐所宜

（切櫹欐多貌鳥色白若飛雪集樹而弗麗著麗是附麗之麗）西望西山山鵲野鳩（一作雜）白

鷺鶻桐鶵鷚鶬鶥翡翠鴝鵒守狗戴勝（告鳥名守狗聲似呼盧戴勝降于桑以爲

蠶候）巢枝穴藏（鴝鵒穴上而生春秋書鴝鵒來巢紀異也）被塘臨谷聲音相聞喙尾

離屬翱翔羣熙交頸接翼闔而未至徐飛⿰犭立⿰犭沓（音颯沓）往來霞

水（闖低飛也言往來歷霞水雲之間）離散而沒合疾疾紛紛若塵埃之間白

雲也予之幽冥究之乎無端於是晚春早夏邯鄲襄國易陽

之容麗人（三縣皆屬趙國易陽在易水之陽其地多美女）及其燕飾子（無安而華飾謂富貴子）

相予雜遝而往款焉車馬接軫相屬方輪錯轂（方輪並車錯轂雜行也）

接服何驂披銜跡蹶（馬在車中爲服在車外爲驂詩兩服上襄兩驂雁行何驂謂何人之驂忽披銜

而蹄蹶）自奮增絕怵惕騰躍水意而未發因更陰逐心相秩奔

（一作奮又奪）隧林臨河怒氣未竭（馬蹶而奮徑林奔水猶有怒氣）羽蓋繇起被以

紅沫濛濛若雨委雪（含車馬而步遊因用羽蓋紅沫蓋上飾蒙蒙紛雜）高冠扁焉長劒閒焉左挾彈焉右執鞭焉日移樂衰遊觀西園之芝芝成宮闕（東西苑相屬合爲菀園有芝層生疊出如宮闕之狀）枝葉榮茂選擇純熟挈取含苴（苴與咀通擇芝之軟脆者以自含苴）復取其次顧賜從者於是從容安步鬬鷄走兎俛仰釣射煎熬炮炙極樂到暮若乃夫郊（猶農郊也）采桑之婦人兮袿褐錯紆連袖方路摩馳長髲（馳音移膏澤也長音仗長即髲字謂加髢爲高髻也）便娟數顧芳溫往來接（此句疑多來字）神連未結已諾不分（所謂色授神予者）縹併進靖嬪笑連便（嬪音頻與顰同眉小蹙也或嬪或笑姿態便媚）不可忍視也於是婦人先稱曰春陽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不才子泄語也猶言不接男子）見嘉客兮不能歸桑萎蠶饑中人望奈何（乘有二書諫吳王濞通亮正直非詞人比是時梁王宮室踰制出入警蹕使乘果爲此賦必有以規警之詳觀其詞始言苑囿之廣

中言林木禽鳥之富繼以士女游觀之樂而終之以郊上採桑之婦人畧無一語及王氣象蕭索蓋王薨乘死後其子臯所爲隨所睹而筆之史言臯詼笑類俳倡爲賦疾而不工後人傳寫誤以爲乘耳

忘憂館柳賦　枚乘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枚乘柳賦路喬如鶴賦公孫詭文鹿賦鄒陽酒賦公孫乘月賦羊勝屏風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疋（出葛洪西京雜記）　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逶遲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絳足（黃鸝亦名黃鶯）蜩螗厲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遲于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羣英而翫之小臣瞽聵與此陳詞（君王指梁王羣英謂諸遊士乘自稱無所聞見獲與其間與音預）于嗟樂兮

（詩鄭氏箋于嗟美之也）於是鐏盈縹玉之酒（縹敷沼反縹玉酒色清白而輕黃也）爵獻金漿之醪（洪自注梁人作藷蔗酒名金漿）蔗羞千族盈滿六庖（詩大庖不盈注一日乾豆二日賓客三日充君之庖又有面傷踐毛不成禽不獻者三故云六庖）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雕鎗鍠啾唧蕭條寂寥（管絃音樂屏棄不用如風霜之雕柳鎗鍠大音啾唧小音竝寂然無聞）雋乂英旄（與髦通）列襟聯袍小臣莫効於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雖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撩（自言非才莫知補報徒竊飲食縱使歷日滋久無益於國邊撩柳之邊梢也借諭言細微之事）

鶴賦

路喬如

白鳥朱冠鼓翼池干舉脩距而躍躍奮皓翅之𦐇𦐇（子干反飛動貌）宛脩頸而顧步啄沙磧而相懽豈忘赤霄之上忽池籞而盤桓（籞音圉臨池編竹爲之）飲清流而不舉食稻粱而未安（鶴在池籞間志常欲高飛

（遠舉不甘稻粱之食猶賢士不爲祿養委身）故知野禽野性未脫籠樊賴吾王之廣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驤而鳴舞憑朱檻而爲歡

月賦

公孫乘

月出皦兮君子之光（以月之明比君子之德）鵾雞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物遂其性天機自動天籟自鳴）君有禮樂我有衣裳（梁王宴樂羣士衆賓從梁王遊各由其道不愆禮度）猗嗟明月當心而出隱員巖而似鉤蔽脩堞而分鏡（譬君德壅蔽則其明必虧）既少進以增輝遂臨庭而高映炎日匪明皓璧非淨（能進乎德其明乃全）躔度運行陰陽以正（行度有常而寒暑不忒言行靡失而紀綱自定）文林辯囿小臣不佞（於羣英之中因月進言自愧非材佞口辯也論語仁而不佞）

屏風賦

羊勝

（周禮掌次設皇羽邸注皇羽覆上邸後版也後版屏風）

屛風鞈匝（鞈古洽反鞈匝圍繞貌）蔽我君王重葩累繡沓璧連璋飾以文錦映以流黃（流黃間色素也古相逢行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畫以古烈顒顒昂昂（繪古賢烈士於上其威儀容貌端重高竦詩顒顒昂昂如圭如璋）藩后宜之壽考無疆（藩后謂諸侯王居藩屛之任與上君王皆指梁王也）

屛風賦

劉安（淮南厲王之子文帝封爲淮南王）

（因木有自然奇怪之形連合爲屛風譬世有遺棄之材遭時見用）

維茲屛風出自幽谷根深枝茂號爲喬木孤生陋弱畏金强族（木孤生之時其姿陋弱以能避斧斤之害故至高大）移根易土委伏溝瀆飄飖殆危靡安措足思在蓬蒿林有樸樕然常無緣悲愁酸毒天啓我心遭遇徵祿（徵祿猶收錄也祿音義與錄同）中郎繕理收拾捐朴（朴與樸同木質也棄捐溝壑人所不顧中郎淮南之臣乃收錄之以成器用）大匠攻之刻彫削斲表雖裂剝

心質貞慤（猶用人當畧其外貌取其中心）等化器類庇廕尊屋列在左右近君頭足賴蒙成濟其恩宏篤何恩施遇分好沾渥不逢仁人（安自謂及中郎也）永爲枯木

文木賦

中山王

魯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爲器意甚玩之中山王爲賦恭王大悅顧盼而笑賜駿馬二匹（見葛洪西京雜記按史魯共王餘漢景帝子好治宮室中山王勝乃其弟也）麗木離披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葉橫日路而擢枝幼雛羸鷇單雄寡雌紛紜翔集嘈嗷鳴啼載重雪而梢勁風將等歲於二儀（二儀乾坤也言木歷歲滋久異於衆材）巧匠不識王子見知乃命班爾載斧伐斯（班輸王爾古之巧匠斯所也詩斧以斯之）隱若天開豁如地裂花葉分披條枝摧折既剝既刊見其文章或如龍盤虎踞復

似鸞集鳳翔青緺紫綬環璧珪璋重山累嶂連波疊浪奔電屯雲薄霧濃雰麚宗驥旅雞族雉羣蠋繡鴦錦蓮藻芰文（皆言木之文奇怪狀類）色比金而有裕質參玉而無分（木材堅實）裁爲用器曲直舒卷脩竹映池高松植巘（枝幹巨細長短曲直隨所用各有所宜）制爲樂器婉轉蟠紆鳳將九子龍導五駒（伶倫制十二筩以應鳳鳴邸仲裁竹吹之象水中龍吟將子導駒言聲音煩雜自然清亮）制爲屛風鬱弗穹窿制爲杖几極麗窮美制爲枕案文章璀璨彪炳渙汗制爲盤盂采玩蜘蟵猗歟君子其樂只且

美人賦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臨邛人漢書有傳）

（美人者相如自謂也詩人騷客所稱美人蓋以才德爲美相如乃托其容體之都冶以自媚於世鄙矣）

司馬相如美麗閑都（本傳雍容閒雅甚都詩洵美且都）遊於梁王（梁孝王武也相如爲郎會景帝不好辭賦孝王來朝齊人鄒陽淮陰枚乘之徒相如見而悅之因病免客遊梁按文多王字）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一作姣）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王曰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仲尼墨翟古之大聖賢故舉以爲問）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齊人饋女樂孔子行）望朝歌而迴車（邑名朝歌墨子回車）譬於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老子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相如臨邛人西蜀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莫與爲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雲髮豐豔蛾眉皓齒（詩鬒髮如雲又螓首蛾眉齒如瓠犀）顏盛色茂景曜光起恒翹翹而西（一作相）顧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

望臣三年有茲矣臣棄而不許竊慕大王之高義命駕東來（一作而東）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溱洧二水桑中上宮皆淫冶之地見鄭衛詩）上（一作離）宮閒館寂寞雲虛門閤（一作閭）晝掩曖（一作煥）若神居臣排其戶而造其堂（一作室）芳香芬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牀奇葩逸麗淑（一作素）質豔光覩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絃爲幽蘭白雪之曲（解見諷賦）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思所偶也詩女心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託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時日西夕元陰晦冥流風慘冽素雪飄零閒房寂謐不聞人聲於是寢具既設服玩珍奇金鉔薰香（鉔音匝香毬袵席間可旋轉者西京雜記長安巧工）

（丁緩作被中香爐爲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黼帳低垂裀褥重陳角枕橫施（詩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女乃弛其上服表其褻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乃氣服（一作脈定）於內心正于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翩然高舉與彼長辭（西京雜記云文君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如脂長卿素有消渴疾作美人賦欲自刺卒以此疾死文君爲誄傳於世慾心一熾莫克自制至於隕行喪軀可不戒哉）

擣素賦

班婕好

（班婕好班彪之姑也爲成帝婕好漢後宮十四等婕好視上卿三夫人之位也古者后夫人親蠶分繭繅絲朱綠之元黃之以備君之祭服君服之以事天地祖宗敬之至也成帝耽於酒色政事廢弛婕好貞靜而失職故托擣素以見意）

測平分以知歲（陰陽平分以知時序）酌玉衡之初臨（玉衡斗杓以正四時八月指酉）見禽華以麃色聽霜鶴之傳音（禽華菊也季秋之月鴻雁來賓後菊有黃華又有一種花名雁

（來紅狀類雞冠秋深時莖葉俱紅霜降則鶴聲清厲悲驕反數也）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沉雖松梧之貞脆豈榮彫其異心（秋月景色淒清物性雖不同其感時則一也）若乃廣儲懸月（儲猶除謂庭除之間）暉水流清桂露朝滿涼衿夕輕燕姜含蘭而未吐（姬姜本齊魯之姓後世以為婦人美號或互稱之）趙女抽簧而絕聲（聲音未暇有事女工）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珮之精明若乃盼睞生姿動容多製弱態含羞妖風靡麗皎若明魄之升崖煥若荷華之昭晰（明魄月也神女賦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荷華芙蕖也詩隰有荷華不見子都都晰音制）調鉛無以玉其貌凝朱不能異其脣勝雲霞之邇日似桃李之向春紅黛相媚綺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兩靨如點雙眉如張頹肌柔液音性閑良（頹謂驕怠）（液汗也）於是投香杵扣玟砧擇鸞聲爭鳳音梧因（一作松）虛而調

遠柱由（一作石）貞而響沈（梧桐琴瑟之質柱鴈柱也以喻砧杵）散繁輕而浮捷節踈亮而清深（琴譜有散若廣陵散之類節曲之更端）含笙總筑比玉兼金不塡不篪匪瑟匪琴（八音者皆樂音玉球磬金鎛鐃之類）或旅環而紓鬱或相參而不雜或將往而中還或已離而復合翔鴻爲之徘徊落英爲之颯沓調非常律聲無定本（杵音自然非若琴瑟笙篪之有定也）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飇之遠近或連躍而更投或暫舒而長卷清寡鸞之命孽哀離鶴之歸晚（擣素之聲低昂分合自中音調比孤鸞別鶴之曲尤更清哀也）苟是時也鍾期改聽伯牙弛琴（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至此子期改聽伯牙之琴可廢）桑間絕響濮上傳（一作停）音（淫蕩之聲可絕鬼神之音可寫濮上事見史記樂書）蕭史編管以擬吹周王調笙以象吟（蕭史秦繆公時人能吹簫作鳳鳴王子晉吹笙和之與乘鸞而遊）若乃窈窕姝妙之年幽閑貞專（一作靜專）之性符皎日之心（大車詩謂予不信有

（如皎日）甘首疾之病（伯兮詩願言思伯甘心首疾伯君子字也）歌采綠之章（采綠詩刺怨曠言君子于役久而不歸室人思之）發東山之詠（東山詩言室家之望汝其詩曰制彼衣裳勿士行枚）望明月而撫心對秋風而掩鏡（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閱絞練之初成擇元黃之妙匹（一作邈闇素練之質擇顏色所宜而染之）準華裁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欲準昔日所裁以製衣裳則疑其形體有肥瘠言久別也謝惠連擣衣詩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想嬌奢之或至許椒蘭之多術薰陋製之無韻慮蛾眉之爲愧（思其或至於驕侈以椒蘭芬香之物多術以薰之猶恐其無韻態侍側之蛾眉或以爲愧）懷百憂之盈抱空千里兮飲淚侈長袖於妍袂綴半月於蘭襟表纖手於微縫庶見跡而知心（袂亦襟也袖猶言就袂猶言夬綴半月望其圓也以此表其親手所製庶君子見而知心）計修路之遐負怨芳非之易泄（一作絕）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笥貯衣裳也）慙行客而無言還空房而掩咽（欲寄行客以達此心復以）

爲嫌而不敢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矣

鍼縷賦

曹大家

曹大家班姓名昭班孟堅女弟適曹氏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見後漢列女傳

鎔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遠而漸進博庶物而一貫惟鍼縷之列迹信廣博而無原退逶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羔羊詩羔羊之縫素絲五縱逶迤逶迤退食自公）何斗筲之足筭咸勒石而升堂（筲竹器言斗筲成石鍼縷成衣皆由積累論語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淮南子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蔂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

古文苑卷三

古文苑卷四

楊雄賦三首

（漢書楊雄字子雲以爲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本傳所載甘泉河東長楊羽獵四賦是也藝文志雜賦類又有雄賦十二篇此三賦葢在十二篇中）

太元賦　逐貧賦

蜀都賦

太元賦

（子雲以爲經莫深於易故作太元以擬之言其理微妙極於幽元也此賦推太元之理以保性命之眞西京雜記云楊雄作太元夢白鳳凰集其上）

觀大易之損益兮（易有損益二卦說卦云損益盛衰之始也）覽老氏之倚伏（老子道德經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省憂喜之共門兮察吉凶之同域（賈誼服賦憂喜聚門）

（吉凶同域省亦察也）曒曒著乎日月兮何俗聖之暗燭（世俗昧此理惟聖見之甚明）豈愒（一作怙）寵以冒災兮將噬臍之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老子語）雷隆隆（一作憲非）而輒息兮火猶（音酋）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兮況人事之所極奚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躬而危族（雄作解嘲云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元知默守道之極）豐盈禍所棲兮名譽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含肥而見焫（漢書龔勝傳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焫與爇同而悅反）翠羽媺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因物以譬人媺古美字）聖作典（作禮）以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一作用入甲謂納諸法令之中）張仁義以爲綱兮懷忠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誘世兮疾身殁而名滅（以爵祿尊選誘天下故世俗貪名）豈若師由聃兮執元靜於中谷（由許由聃老子也老氏貴元靜以自）

（處虛下爲谷其書所謂谷神不死爲天下谷是也）納僞祿於江淮兮（二神仙江淮其得道處僞於乾反又音偃）揖松喬於華岳（赤松子王喬亦神仙常往來華岳漢武帝起集靈宮於華山下冀以招之）升崑崙以散髮兮踞弱水以濯足（崑崙山河源所出在西羌中弱水在流沙之西）朝發軔於流沙兮夕翱翔乎碣石（流沙在燉煌西碣石在東海旁）忽萬里而一頓兮過列仙以託宿役青要與承戈（一作弋）兮（青要承戈所謂玉女也充吾役使）舞馮夷以作樂（馮夷河伯之字）聽素女之淸聲兮（素女黃帝時人鼓五十絃瑟）觀宓妃之妙曲（宓妃洛水之神女宓與伏字同）茹芝英以禦饑兮飲玉醴以解渴排閶闔以窺天庭兮騎驊騩以蜘蟵（閶闔天門驊騩卽八駿中赤驥也）載羨門與僊游兮（碣石上仙人羨門高僊偕也）永覽周乎八極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嘗兮（傳曰厚味腊毒數色角反）麟而可羈近犬羊兮（賈誼賦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鸞鳳高翔戾青雲兮不掛網羅固足珍兮（戾至也詩鳶飛

（戾天漢書不絓聖人之網絓與掛同）斯錯位極離大戮兮（李斯鼂錯位至三公卒受誅戮離與羅同）屈子慕清葬魚腹兮（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遂自沈汨羅）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宋伯姬遇災待傅姆之不至爲火所焚春秋賢之）孤竹二子餓首山兮（夷齊高節餓死首陽）斷跡屬婁何足稱兮（伍子胥忠謀吳王賜之屬婁之劒自剄而死婁史記作鏤錄于反）辟斯數子智若淵兮（辟讀作譬數子智如淵深終不得其死）我異於此執太元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

逐貧賦

（子雲自序云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此賦以文爲戲耳）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書洪範六

（極二曰貧）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砂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爲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燕爲樂不槃徒行負賃（一作笈）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露體霑肌朋友道絕進官夌遲厥咎安在職汝爲之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沈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貧謙辭以對）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身心潔白不事暇脉）克佐帝堯誓爲典則土階茅茨匪彫匪飾（堯以儉示）

（天下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爰及世季縱其昏惑饕餮之羣貪富苟得（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羣言其多）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樹室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崤（桀紂爲瑤臺瓊室傾宮鹿臺酒池肉林崤山名）是用鵠逝不踐其朝（貧言後世貪驕貧乃遠遁如鴻鵠之高舉劉向新序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三省吾身謂予無諐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讀作耐）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跖盜跖也富則桀跖垂涎貧則貪類不顧）人皆重蔽（富盛者周護以防寇盜）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既壽而安所謂福祿如山也）言辭既聲色厲目張攝齊而與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二子與我連行（貧之理直故色厲目張翩然而去將與夷齊游行呼郎反伍也）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汝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

與我遊息

蜀都賦

（周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孔安國註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楊雄蜀王紀秦惠王滅蜀使張若與張儀築成都城按蜀即漢之蜀郡也成都又爲三蜀之都會故稱蜀都）

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至武帝元封五年改梁州爲益州蜀郡隷焉按唐虞特州各有牧梁脩貢賦或謂秦時蜀始通中國其說非是）禹治其江渟皐彌望（禹道江以除水害自岷山始渟水所瀦也皐水際隄岸也）鬱乎青葱沃壄千里（諸葛亮說先主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壄古野字）上稽乾度則井絡儲精（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言東井主蜀分野岷山上應天象其精儲爲井星之維絡）下按地紀則巛宮奠位（易說卦註坤西南方之卦也又曰天地定位蜀居地之西南故於九宮爲坤宮巛古坤字奠定也）東有巴賨綿亘百濮

（山海經云西南有巴國春秋時巴師侵鄾其地在漢爲巴郡應劭風俗通曰巴有賨人剽勇高祖爲漢王時募取以定三秦賨音悰古國名始祖巴氏子其後子孫布列巴中地爲黔中郡百濮濮夷名卽書所謂濮人百言族類之多左傳文十六年百濮離居各欲走其邑）銅梁金堂（銅梁山在宕渠縣金堂山在新都縣水通巴漢）火井龍湫（張華博物志臨邛火井昔時人以竹木投取火諸葛丞相往視之後火轉盛熱湫潭也巴東有澤人謂神龍宅其中左思蜀都賦潛龍蟠於沮澤）其中則有玉石嶜岑（其中總言蜀地之內所有禹貢梁州厥貢璆鐵砮磬璆美玉砮矢鏃磬樂器皆石之精堅者嶜士林反岑音吟嶜岑高峻皃言玉石所產如山林）丹青玲瓏（丹丹砂青碧石擣汰之得青綠畫家用之李斯上書蜀之丹青又本草有曾青空青並出越嶲丹砂出符陵山後漢郡國志涪陵出丹是也玲瓏層出之狀）邛節桃枝（邛地有竹中實而高節桃枝竹八角皆可作杖武帝因邛杖開西南夷）石鱛水蠵（鮔鱛魚名李奇上林賦注周洛曰鮪蜀曰鮔鱛石鱛猶石燕石蠏之類鮔音恒鱛音曾又並去聲說文曰蠵山神獸形水蠵水中怪獸蜀守李冰嘗沈石犀以禦水怪）南則有犍牂潛夷昆明峩眉絕限嶇嵲堪巖亶翔（犍居言反牂音臧犍爲本夜郎故地牂柯江亦屬夜郎漢武帝遣唐蒙等通巴）

（蜀置犍爲牂柯二郡潛夷潛上之夷禹貢沱潛既道和夷底績昆明亦夷也見漢書西南夷傳峩眉山在犍爲郡南安縣西兩山相對狀如蛾眉其山高峻絕限疆域峎嵣山俗謂爲螳蜋山在朱提縣西南堪巖言山形之窮深翻翔言山勢之飛舞峎嵣音郎堂堪與嵌同亶即翻字許延反飛也朱提音殊匙）靈山揭其右離碓被其東（靈關山在成都西南漢壽界離堆江沱間堆阜名史記秦蜀守李冰鑿離碓避沫水之害碓古堆字）於近則有瑕英菌芝玉石江珠（皆石之比珠玉者菌芝石芝也華陽國志有光珠穴博物志曰光珠即江珠也又云琥珀一名江珠）遠則有銀鉛錫碧馬犀象僰（郡國志漢中郡錫縣有錫益州律高石室山出錫盬町山出銀鉛越雋郡注東山出碧亦玉類有元馬祠民牧馬山下或產駿駒云天馬子也僰道有僰人山海經岷山其下多犀象）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鹽泉鹽井也鐵冶銅陵產銅鐵處漢書貨殖傳卓氏公擅山川銅鐵上爭王者之利左思賦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邛連盧池澹漫波淪（邛即邛字西南夷傳邛都縣有邛池南人以爲邛河注邛河縱廣二十里深百餘丈汶山郡西有北池盧水胡連言地勢聯屬盧池黑水也禹貢涯梁州西距黑水）其旁則有期牛兕旄（郭璞山海經注蜀山中有大牛肉重

（數千斤名曰夔牛期夔聲相近兕如水牛角在頟上古人以爲爵謂之兕觥旄牛尾可爲麈）金馬碧雞（後漢西南夷傳越巂郡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出見注金形似馬碧形似雞漢宣帝嘗使王褒祠其神）北則有岷山（江源所出）外羌白馬（羌名氏類也後爲武都郡）獸則麙羊（說文山羊而大者細角胡饒反）野麋（說文鹿屬武悲反）羆犛（音疲貍上林賦注犛牛色黑出西南徼外羆猛獸書如虎如羆）貘貐（音陌滿說文作貊似熊而黃黑色出蜀中廣韻貐似豕而肥者）麢麠（音頑餘說文似鹿而大）鹿麝（鹿之有香者）戶豹（郭璞方言注扈文采皃扈音戶古字通用）能黃（說文能獸名堅中而彊壯奴登反左傳鯀死其神化爲黃能奴來反）獑胡（音讒乎上林賦注似獮猴頭上有髦）雖玃（上林賦作蜼玃註蜼羊水反似獮猴卬鼻而長尾玃似獮而大）猨蠝（音壘蠝鼯鼠也狀如兔而鼠尾）玃猱（上林賦作玃猱猴屬）猶豰（音谷說文猶玃屬豰似羘羊出蜀北囂山中犬首而馬尾）畢方（山海經有鳥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淮南子木生畢方注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赤喞豈獸類邪）介乃蒼山隱天岎（汾）崯（吟）迴叢增嶃（鋤銜反嶃嵒）重崒⿰山甘（也含反）石⿰山藏（藏）崔（摧）捘（投）⿺鬼并（迸）嶵（罪）嵬（隗）霜雪終夏

卭巖岭嶙（蒼蒼之山其高隱天重陰涸寒冰雪長夏不融卭之巖崖其聲岭嶙然南中志曰雲南縣西高山相連涸陰沍寒雖五月盛暑不熱廣志曰五月雪霜皓然）崇隆臨柴（猶積聚也柴音漬）諸徼崼峴五矹參差（徼古弔反所以巡防諸羌其處非一崼峴音垤業不齊貌五矹山名一山而五重在越巂當犍爲南安縣之南）湔山巖巖觀上岑嵒龍昜累峗（湔山湔水所出一名玉壘山出璧玉在成都西北觀上龍陽皆山名）灌粲交倚嶉崪崛崎集嶮脇施形精出偈堪⿰山當隱倚（嵁卽堪字與嵌同⿰山當音撐皆衆山奇怪之形）彭門嶋峴（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号彭門嶋峴音箕籠）⿰山刪（戶巠反）嵃（魚蹇反）嵑（渴）岢方彼碑池（上林賦陂池貏豸注旁頹相連貌）⿰山軋（軋）⿰山加（伽）輵辥（輵苦葛反嶭胡買反）礫乎岳岳（總言衆山森列爭高峻之狀）北屬崑崘泰極涌泉醴凝水流津漉集成川（屬聯屬也自岷山而北聯屬崑崘山崑崘在西域羌中其山最高衆山視之爲極尊故稱泰極黃河之源出於北東注蒲昌海凝注爲大澤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瀆謂滲漉潛行集謂會合衆流也）於是乎則左沈犂右羌庭（漢武

（帝時以莋都爲沈犁郡右諸羌猶未屬漢）涐水淳其㘥都江漂其涇（涐恐當作沬音昧說文曰沬水出蜀西塞外東南入江淳其㘥謂涌其前也涐沮二水出岐山屬雍州都江本沱水東流過成都謂之都江水涇猶經也詩鳧鷖在涇）乃溢乎通溝洪濤溶洗干浚萬谷合流逆折泌（筆）㶁（衎）乎爭降湖潧（與溱同音）排碣反波逆濞（水暴至聲）礫石列巘紛菝博岸（水觸石抵山則波濤洄洑舟行人旋溺而死者宛緩頹而生者慚）周溥旋溺宛緩頹慚敵呷稡瀨磴巖摚（瞠）汾汾忽溶閭（湯）沛踰窘出限連混陁隧（陁隧猶限域也）鋌釘鍾涌聲讙薄泙（砰）龍（音聾）歷豐隆潛延延雷扶電擊鴻（開）康濭（儘）遠遠乎長喻馳山下卒（若士卒之衆馳山而下言迅疾也）湍降疾流分川並注合乎江州（江州縣名在巴郡衆水至此而會合）於木則楩（鼻緜）反櫟（歷）豫章（巨木）樹榜（彭又去聲）檐櫖（閭慮）樿（之善反郭璞山海經注樿木白理中櫛音善）柙（甲木香）青稚雕梓枌梧橿（姜木中車材）櫪（歷）㯕（斯）楢（由柔木）木櫻（郎似

（松柏有刺）枒（魚嫁戈縣二切）信楫叢俊幹湊集枇（疾貲反無枇木名）櫅（相稽反榆屬）枎（吉穴反）楬（竭）圠（軋）沈橖（達郎五庚二切）椅（於宜反梓屬）從風推參衙崖撖挼（撖即撮字挼奴委反相摩擊也）涇淫溶縯紛幼靡（幼讀作窈窈靡深密也）汎閎野望芒芒菲菲（言衆木繁茂）其竹則鍾龍筡箠野篠紛邑（戴凱之竹譜曰籠鍾竹名伶倫吹以爲律筡刀叶反箠音謹皮白如霜大者宜爲篙條出魯郡山堪爲笙宋玉笛賦見奇篠異幹）宗生族攢俊茂豐美洪溶忿葦紛揚搔合柯無風披炎江緣山尋卒而起結根才業塡衍迥野若此者方乎數十百里（方數十里以至百里盖盛言竹之富）於汜（淺水蕩也）則汪汪漾漾積土崇隄其淺溼則生蒼葭蔣蒲藿芧青蘋草葉蓮藕茱華菱根（蔣菰也藿芧根有實如小栗可食草菜藻也蘋藻以供祭祀之菹茱華芙蕖也其實蓮其根藕菱根可爲菜茹）其中則有翡翠鴛鴦晨鸕鷁鷺（皆水鳥名）䨥鶤（音昆鶤鷄）鷫鷞（音宿霜長頸綠色形似鴈）其深則有猵獺（淮南子畜池魚者必去偏獺猵

（水居食魚獺屬）沇鱓（音善說文皮可爲鼓）水豹（水獸狀似豹）蛟蛇（龍類蛇形西京賦撣蛟蛇搤水豹）
黿蟺鼈龜眾鱗鰅鱅（遝墮言其眾多猶雜遝也）尒乃其都門二九四百餘
閭（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若張儀築成都城漢武帝元鼎二年立成都十八門閭坊巷門也按成都志大城九門今考二
九門唯咸門朔門秦漢舊名公孫述傳臧宮軍至咸門達云成都北面二門其西者曰咸門是也）兩江珥其
市（史記李冰穿二江成都中皆可行舟名曰兩江其實穿二渠引江水以壯形勢且以溉田耳珥言江水旁貫其市貂
蟬附耳曰珥虹蜺抱日方曰珥）九橋帶其流（華陽國志李冰造七橋上應七星光武遣吳漢征公孫述戒曰
置兵當在七星間謂此也李膺益州記七星橋一曰長星二曰員星三曰璣星四曰夷星五曰尾星六曰沖星七曰曲星
後漢公孫述傳注市橋即七星之一橋也益州記曰沖星橋舊市橋又有龜化橋初張儀築城有大龜導之以築至東子
城東南隅而斃因以名橋其他不可復考帶言九橋跨江如帶之束）武僭鎮都刻削成蔹（武僭山在
成都西北爲都之鎮舊記言蜀王開明遣五丁力士負土成之蔹音廉又音斂草木叢蔓也）王基既夷蜀
侯尙叢（揚雄蜀王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狛護漁鳧蒲澤開明至秦惠王討滅蜀王封公子通爲蜀侯賦言蜀都之

（王基既平蜀侯通始封可配蠶叢之王尚記也）并石石屛岓岑倚從（西南夷傳夜山郡眾邑皆依山居上累石爲室高者至十餘丈爲卭笻先蜀記云蠶叢始居岷山石室中掘古犀字與僰同斯滇希反山傍石也從讀作徙）秦漢之徙元以山東（成都由秦漢而徙謂惠王及武帝時其始基在山之東謂蠶叢望帝皆治郫城在岷山之陽也）是以隤山厥饒水貢其獲苴竹浮流龜積（苴麻也水運則蔽流積於水次則龜積言麻竹之多）竹石蝎相救（上文已有竹不應再舉竹石疑是合爲若字杜若香草蝎救螫蟲二者藥材柔猛之性相濟舉細微以見百物富羨）魚酌不收（魚酌皆取也收力救反擷藏也易井收勿幕言山川所產惟人所取未嘗有斬）鵌⿰亻鳥鴝鷬風胎雨鷇（鵌音餘鳥與鼠同穴⿰亻鳥音候雕類鴝音渠鴝鴿也穴上而生鷬音皇莊子曰鶂相視而風化注不待合而生子鷇苦豆反鳥子欲出者也言品類不同）眾物駭目單不知所禦（言山川所產之富單與殫同盡也）尒乃其裸（字亦作蓏果芔也史記貨殖傳作果隋）羅諸圃⿰臣攵緣畛（⿰臣攵音匪圃之四圍也果木繁盛四圍之畛域）黃甘（柑橘屬廣志曰有成都平蔕甘大如升色蒼黃犍爲南安縣出）諸柘（甘遮）柿桃杏李（二果桃如柿李如杏者）枇杷

杜槈（榛同）栗標棠黎離支（甘棠梨即召南所詠者離支荔支也南中八郡志曰犍爲僰道縣出荔枝）
雜以梃橙（柚屬）被以櫻梅樹以木蘭（大樹葉似長生實如小柿甘美）扶林禽爚
般關（林禽來禽也扶謂騈生其實相扶般關美梨也廣志曰關以西梨多供御爚先采貌）芳支何若英
絡其間（言果木繁多支與枝通何讀作阿）春机楊柳褭弱蟬抄扶施連卷（机音
几玉篇木出蜀中褭音嫋蟬抄音揮癹相捽引也卷音拳）貍獩螗蛦子鸘呼焉（皆禽蟲名貍獩音巨
奚方言齊謂之螇螰楚謂之蟪蛄又郭璞注胡蟬江南呼螗蛦音夷鸘呼圭反即子規也一名杜宇俗傳蜀王望帝之魂
化爲此鳥）介乃五穀馮戎（馮戎富盛也）瓜瓟饒多卉以部麻（卉古草字一作艸楚
詞多互用之）往往薑梔（史記貨殖傳巴蜀地饒巵薑巵音支可以染色）附子巨蒜（附子溫藥蒜音
筭葷菜也）木艾椒蘺藹醬酴清（藹醬枸椹醬酴清酴醾酒）眾獻儲斯盛冬育荀
舊菜增伽（荀今作筍竹萌也伽今作茄隆冬時筍已生茄子冬月尚多）百華投春隆隱芬芳
蔓茗熒郁翠紫青黃麗靡蠋燭若揮錦布繡望芒兮無幅（班固

（西都賦睦睦猗猗若摛錦與布繡燭燿乎其陂言草木繁盛如舒布錦繡望之芒芒然曾無邊幅舊本作望芒芒兮於無鹽或曰言其日富若無鹽氏之貸子錢恐失之斃今從藝文須聚螭摛同）介乃其人自造奇錦紌繏緋縜縿緣盧中發文揚采轉代無窮（紌巨周反繏息絹反索絲織也緋音斐縜音縝縿所銜反縿綷色也綷色緣其外盧黑色居中相合爲文蜀錦名件不一此其尤奇者故轉於世間無有窮己）其布則細都弱折（皆布名西南夷傳有帛疊蘭干細布又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綿繭成衽（繭布江南人謂之生布衽緝也）阿麗纖靡避晏與陰（無雲而陰曰晏）蜘蛛作絲不可見風（極言其精細）筩中黃潤一端數金（黃潤筩中細布也司馬相如凡將篇黃潤纖美宜制襌漢時黃金一斤爲一金）雕鏤釦器百伎千工（舊本脫下五字程大昌演蕃露云揚雄蜀都賦雕鏤釦器百伎千工今添入雕鏤謂篆刻爲文後漢皇后紀蜀漢釦器注以金銀緣器曰釦音口皆極工伎之精）東西鱗集南北並湊馳逐相逢周流往來方轅齊轂隱軫幽輵埃敦塵拂萬端異類崇戎總濃般旋闠齊喈楚而喉不感槩（蜀物豐美

（負販者多齊楚之人遝至都市喧譁而爭售之）萬物更湊四時迭代彼不折貨我罔
之械（械猶禁也）財用饒贍蓄積備具（以上言貨物殷富懋遷儲積之盛）若夫慈孫
孝子宗厥祖禰（考廟曰禰宗有繼祖者有繼禰者）鬼神祭祀練時選日歷豫
齊戒龍明衣（龍假借作襲襲重也齊則沐浴更明衣以表精潔論語齊必有明衣布）表元穀（黑黍
也所以釃酒）儷吉日（儷偶也祭祀用柔日）異清濁（周禮司尊注醴齊尤濁和以明酌盎齊差清和以清
酒）合疎明綴離旅（猶言會親疎輯衆寡管子昭穆之離注離謂次位之別也春秋二國會曰離禮記衆
賓酬主人曰旅）乃使有伊之徒（伊尹負鼎俎以干湯蓋俗說也學如子雲未能免俗）調夫五味
甘甜之和勺藥之羮（勺藥和齊美味子虛賦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王充論衡鹹苦酸淡不應口者
猶人勺藥失其和也）江東鮐鮑隴西牛羊（物以地而美者鮐鮑皆魚名說文鮐海魚也）糴米
肥腯（糴與滌通周禮曰牲必在滌又肥牛注肥養於滌也滌者養牲之宮滌米言養之以米所以滌其穢腯豕也）
麠麇不行（麠之帷切麇音几弋獵所供無行販者）鴻𧳜貆乳（𧳜貆皆獸名𧳜貴大者貆貴初生）

獨竹孤鶬（竹屬適用屬玉鶬皆水鳥名不牝牡則味全）炮鴞（鴞炙也莊子見彈而求鴞炙皮）被紕之胎（紕與貔通用豹屬也枚乘七發豢豹之胎）山麕隮腦水遊之腴（山獸以髓腦爲珍水族以腹腴爲美漢書郊祀志先鷩鶴髓髓隮並古髓字）蜂豚應鴈被鴳晨鳧（蜂封古字通用封大也封聚之豚應候之鴈被鴳郎斥鴳晨飛之鳧皆味之美者也說苑魏文侯嗜晨鳧）戮鶂初乳（戮與雄通用野鶩也）山鶴既交春羔秋鼩（物以時而美者鼩力久反穴蟲類鼠而大）膾鮻龜肴（鮻魚名細薄切之曰膾熟肉連骨曰肴蒸之令龜折）秔田孺鷩形不及勞（鷩必列反雉屬羽可爲冕孺初乳也食於秔田未能飛故不勞而肥）五肉七菜朦厭腥臊（五肉牛羊雞犬豕以七菜蔥韭之屬藿之所以蒙厭其腥臊荊楚歲時記人日以七種菜爲羹）可以練神養血腄者莫不畢陳（腄合作膟腸間脂膏也以上言珍羞之備）尒乃其俗迎春送臘百金之家千金之公（言中產之家貴重之人莫不畢出遊遨）乾池泄澳觀魚于江（左傳矢魚于棠而觀之猶今之叉魚）若其吉日嘉會期於送春之陰迎夏之陽侯羅司馬郭范畾楊（七族）

（漢時蜀都著姓）置酒乎榮川之閒宅（蜀亦謂之川如司馬相如嚴君平舊宅皆在成都今其遺址盡爲蘇黃之舍）設坐乎華都之高堂延帷揚幕接帳連岡（帷幕施於堂室帳設於生曠之地漢書帳飲三日岡山脊）衆器雕琢早刻將星（雕琢玉石器也藻刻綵木器也早假借作藻采繪也將星璀粲華美貌）朱緣之畫邠盼麗光龍虵蜿蜷錯其中禽獸奇偉髦山林（皆言畫也蜿於元反蜷奇員反龍虵屈伸髟髦去聲猶芼也謂四散山林之間）昔天地降生杜鄘密促之君則荆上亡尸之相（蜀王本紀曰朱提有男子杜宇從天而降自稱望帝蜀人尊爲主杜鄘即杜宇望帝號名也鄘音戶按蜀紀上古時蜀之君長治國久長後皆仙去自望帝以來傳授始密又云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荆人鱉靈死其尸亡隨江逆流而上至郫而生望帝以爲相委國授之）厥女作歌（成都古今記蜀王尚納王丁之妹爲妃不習水土欲出王固留之爲作東平之歌無幾物故王悲悼不已乃作臾斜之歌就歸之曲而哀之）是以其聲呼吟靖領激呦喝啾戶音六成（戶讀若濩濩者湯之樂六成猶六變也行夏亦樂章名周禮行以肆夏低徊舒徐也言歌曲合商周）行夏低徊

（之音激讀作噭喝音敗）胥徒入冥（胥徒樂王之屬其歌聲妙人幽冥）及廟嘈吟諸連單情舞曲轉節踃馺應聲（望帝靈皆有廟在蜀都士女出遊必謁其廟依音日之歌曲寫之聲音疊之舞節而獻於祠下連猶後世之曲所播謂也踃音簫馺音颭舞之遲疾皆與歌聲相應）其佚則接芬錯芳襜袩纖延（佚猶佾行列也方言襜謂之襤褸謂之袩郎衣衽也）蹋凄秋發陽春（凄秋陽春並曲名蹋以足踏地而歌字本作蹋丑犯切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在宮時常以十月十五日人靈女祠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為節）羅儒吟吳公連（羅儒吳公皆善謳吟者後八多做其音劉向別錄漢興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蓋動梁塵虞吳漢人多通用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秦氏女羅敷曲也羅敷採桑趙王見而說之欲載以歸羅敷不從作是曲以明意儒讀作孺）眺朱顏離絳脣眇眇之態吡噉出焉（言歌聲抑揚之妙）若其遊怠魚弋卻公之徒（卻郄戟反卻蜀之豪富人左思賦王孫之屬卻公之倫王孫卓王孫也）相與如平陽頻巨沼（如往也平陽猶平野頻疑是頫字與俯同一本作頻字）羅車百乘期會投宿觀者方隄行船

競逐偃衍檄曳絺索恍惚羅畏彌澥蔓曼沕沕（遨遊既倦日將暮矣期於託宿車馬同回舟楫奔走觀者並隄人物併雜）龍睢耶兮（龍讀如籠筌笱之類竹器以取魚也睢許維反耶音霍驚視貌）罧布列（說文罧積柴水中以聚魚也所今反）枚孤施兮（孤卽罛字舟上網也古吳反詩施罛濊濊）纖繁出（繳以絲繫矢而弋音灼）鶩雌落兮高雄歷翔雎挂兮奔縈畢組飛膾沈單然後別（猶旋取魚禽以供組膾至暮飛沈不可復取而後已）

古文苑卷四

古文苑卷五

漢臣賦九首

劉歆遂初賦　杜篤首陽山賦
班固終南山賦　竹扇賦
馬融圍棊賦　張衡髑髏賦
冢賦　溫泉賦
觀舞賦

遂初賦（并序）　劉歆（字子駿向之子漢書有傳）

遂初賦者劉歆所作也歆少通詩書能屬文成帝召爲黃門侍郎中壘校尉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歆好左氏春秋欲立於學官時諸儒不聽歆乃移書太常博士

責讓深切爲朝廷大臣非疾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五原太守（詳見本傳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求出補吏）是時朝政已多失矣歆以論議見排擯志意不得之官經歷故晉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賦以歎往事而寄己意（哀帝之世權柄下移故歆思周晉舊事有所感傷而寓意此賦）

昔遂初之顯祿兮遭閶闔之開通（歆自言顯仕之初君門無壅）蹠三台而上征兮（蹠踐也魁下六星曰三台陪太階也）入北辰之紫宮（北極環衛內曰紫宮人君所居象北極歆爲黃門侍郎又侍中加官得入侍禁中）備列宿於鉤陳兮擁太常之樞極（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鉤陳紫宮外營陳星歆爲中壘校尉象鉤陳星擁衛宸極）總六龍於駟房兮奉華蓋於帝側（天子之駕六馬馬八尺爲龍房星爲天駟華蓋星在帝座後法駕之

（蓋象之皆奉車都尉所職）惟太階之侈闊兮機衡爲之難運（侈闊言登進之涂雜賢佞不分故乘機衡者爲之難運機衡皆北斗星以諭政之幾要）懼魁杓之前後兮遂隆集於河濱（以在帝旁爲懼求出補河內太守）遭陽侯之豐沛兮乘素波以聊戾（陽侯波神淮南子注陵陽國侯溺水而死其神能爲大波豐一作澧豐流波之洶湧也言將之河內遭波神洶湧使己聊戾而莫前以諭人言沸騰爲己阻蔽）得元武之嘉兆兮守五原之烽燧（元武北方之宿言得吉卜利北征也徙五原邊郡故言守烽燧）二乘駕而既俟（太守有副車）僕夫期而在涂馳太行之嚴防兮（太行山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縣漢京踰太行至高都皆太行防亦關也）入天井之喬關（天井關屬高都縣）歷崗岑以升降兮馬龍騰以起攄舞雙駟以優遊兮（詩兩驂如舞）濟黎侯之舊居（壺關縣舊黎侯國也）心滌蕩以慕遠兮迴高都而北征（高都縣屬上黨郡至北方北行故曰迴）劇彊秦之暴虐兮弔趙括於長平（劇猶甚也文有劇秦美新趙括敗於長平卒四十萬人皆降秦秦挾詐盡坑殺之）好

周文之嘉德兮躬尊賢而下士騖駟馬而觀風兮慶辛甲於長子（劉向別錄辛甲事紂七十五諫不聽而去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於長子長子音長短之長縣名屬上黨以上因歷周秦故境嘆其仁絜之不同）哀哀周之失權兮數辱而莫扶執孫蒯于屯留兮（左傳襄十七年石買孫蒯伐曹取重邱曹人愬于晉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屯留縣屬上黨屯音純）救王師於余吾（成元年晉平戎于王劉康公遨戎遂伐之王師敗績于余吾公羊子曰孰敗之蓋晉敗之也余吾縣屬上黨）過下虒而歎息兮悲平公之作臺（晉平公作虒祈之宮諸侯皆賀成虒祈地名銅鞮縣有上虒亭下虒聚）背宗周而不卹兮苟偷樂而惰怠（晉城杞子大叔曰晉國不卹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屛忌叶韻平聲）枝葉落而不省兮公族閔其無人（叔向曰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豈其獲祀闃苦鴟反易豐卦闚其戶闃其無人）日不悛而俞甚兮政委棄於家門（又曰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歎因晉以傷漢也家門謂六卿）載約屨而

正朝服兮降皮弁以爲履（權臣上僭君柄下移如冠履易位載加諸首也禮記載珠十有二旒音戴約當作絇周禮屨人注絇著屨之頭以爲行戒皮弁行禮之冠禮記皮弁日以眡朝）寶礫石於廟堂兮面隋和而不眡（小人登用賢材見弃隋珠和璧以譬賢材爲國之寶面者背而不顧也項羽傳馬童面之眡與視同）始建衰而造亂兮公室由此遂卑憐後君之寄寓兮唁靖公之銅鞮（唁殆同說文弔生也又弔失國曰唁詩歸唁衛侯靖公晉之末君三卿分晉靖公寄寓於銅鞮降爲家人故憐而弔之銅鞮縣屬上黨以上嘆宗周衰微晉平不能嗣伯業以尊周室卒致晉公室卑卒爲三卿所滅其傷漢之心切矣）越侯田而長驅兮（河內懷縣有侯人亭左傳侯囙溫之別邑）釋叔向之飛患（叶韻平聲遭飛語見拘）悅善人之有救兮勞祁奚於太原何叔子之好直兮爲羣邪之所惡（惡毁也烏各反）賴祁子之一言兮幾不免乎徂落（襄二十一年晉誅欒盈之黨叔向之弟羊舌虎與焉於是囚叔向祁奚聞之見范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宣子說言諸公而免之奚晉

（大夫食邑於新縣屬太原郡循落犯也）嫫美不必爲偶兮時有差而不相及（楚詞兩美其必合兮注以男女俱美比若臣俱賢也）雖韞寶而求賈兮嗟千載其焉合（論語求善賈而沽諸讀作價新序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所以千載不合也）昔仲尼之淑聖兮竟隘窮乎陳蔡（孔子厄於陳蔡七日不火食）彼屈原之貞專兮卒放沈於湘淵（屈原遭讒去國自沈汨羅）何方直之難容兮柳下黜而三辱（柳下惠爲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蘧瑗抑而再奔兮豈材知之不足（蘧伯玉名瑗衛之賢大夫也衛獻公時凡再出奔）揚蛾眉而見妒兮固醜女之情也曲木惡直繩兮亦小人之誠也以夫子之博觀兮何此道之必然空下時而矑世兮自命己之取患（矑光旦反轉目視也方言瞚目曰瞵瞷曰顧視亦曰矑以上言過合之辯又見疾者多以諭己之出處）悲積習之生常兮固明智之所別（言積習所生自微至著人以爲常易生怨心惟既智見微別於本然因過皆陽再申前意以見六卿專政之漸）叔羣既在卑

隸兮六卿興而爲桀（左傳叔向曰雖吾公室今亦秀世也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言八族皆晉之舊臣旣降爲賤官於是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趙無卹范吉射智瑤荀寅魏多韓不信六家也爲晉卿選其雄桀）荀寅肆而顓恣兮吉射叛而擅兵憯人臣之若茲兮責趙鞅於晉陽（荀寅士吉射奔朝歌春秋書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書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事並見定公十三年晉陽縣屬太原）軼中國之都邑兮登句注（句注山名在陰館縣）以陵厲歷鴈門（鴈門郡屬并州）而入雲中兮（雲中郡屬并州）超絕轍而遠逝濟臨沃（臨沃縣屬五原）而遙思兮垂意乎邊都（已至五原留意邊備）野蕭條以寥廓兮陵谷錯以盤紆飄寂寥以荒昒兮（昒音忽猶冥莫也）沙埃起而杳冥迴風育其飄忽兮迴颭颭之泠泠薄涸凍之凝滯兮茀谿谷之清涼（育倏也颭颭動搖貌音占泠泠風聲音令薄傍各反迫也茀敷勿反拔也）漂積雪之皚皚兮涉凝露之隆霜揚雹霰之復陸兮慨原泉之凌陰

激流凘之漻淚兮（淩音陵凘音斯風俗通積冰曰淩水流曰凘漻音寮淚音戾）窺九淵之潛淋颯悽愴以慘怛兮慽風漻（胡巧反）以冽寒獸望浪以穴竄兮（浪音狼望浪怖駭貌）鳥脇翼之浚浚（浚與踆同伏也音逡）山蕭瑟以鷗鳴兮樹木壞而哇吟（莊子所謂地籟哇於佳反）地坼裂而憒忽急兮石捌破之喦喦（捌百鍇反喦魚咸反）天烈烈以厲高兮廫㻴窗以梟窂（勞）鴈邕邕以遲遲兮野觀鳴而嘈嘈望亭隧之皦皦兮飛旗幟之翩翩回百里之無家兮路脩遠之綿綿（以上述五原景物）於是勒障塞而固守兮奮武靈之精誠（趙武靈王排羣臣之議身胡服教民騎射以備邊事見戰國策五原故趙地也）攄趙奢之策慮兮威謀完乎金城（趙奢趙之良將也嘗以堅壁破秦軍事具史記金城言守之固見賈誼策）外折衝以無虞兮內撫民以永甯旣邕容以自得兮唯惕懼於笠寒（楚辭天問帝何笠之往笠一作篤笠寒猶言隆寒也）攸潛溫之元室

兮滌濁穢於太清反情素於寂寞兮居華體之冥冥玩書琴以條暢兮考性命之變態運四時而覽陰陽兮總萬物之珍怪雖窮天地之極變兮曾何足乎留意長恬淡以懽娛兮固賢聖之所喜亂曰（魯語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云云注篇義既成撮其大要爲亂辭王充論衡識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終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生漢終其末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者蓋其類也）處幽潛德含聖神兮抱奇內光自得眞兮寵幸浮寄奇無常兮（奇讀作奇偶之奇惟奇故無常漢書李廣數奇）寄之去留亦何傷兮大人之度品物齊兮舍位之過忽若遺兮（此言在人者爵祿之位）求位得位固其常兮（此言在己者當處之位）守信保己比老彭兮（論語竊比於我老彭）

首陽山賦

杜篤（後漢文苑傳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

（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西伯卒武王伐紂叩馬而諫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夷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食之餓死）

嗟首陽之孤嶺形勢窟其盤曲面河源而抗巖（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隴塠隈而相屬長松落落卉木蒙蒙青羅落漠而上覆穴溜滴瀝而下通高岫帶乎巖側洞房隱於雲中忽吾覩兮二老時采薇以從容於是乎乃訊其所求問其所脩州域鄉黨親戚疋儔何務何樂而並茲遊矣二老乃答余曰吾殷之遺民者也厥允孤竹作蕃北湄（允嗣也漢地理志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注故伯夷國也紂都朝歌孤竹在北）少名叔齊長曰伯夷聞西伯昌之善政育年艾於黃耇遂相攜而隨之（艾班白也黃耇老人也詩黃耇鮐背孟子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冀寄命乎餘壽而天命之不常伊事變而無方昌

伏事而畢命（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伏事殷）子忽覩其不祥（子武王也未終喪之君稱子老子佳兵不祥之器）乃興師於牧野（地名泰誓武王與受戰于牧野）遂干戈以伐商乃棄之而來遊誓不步於其鄉余粥口而不食並卒命乎山傍

終南山賦（賦一作頌）

班固（字孟堅茂陵人兩漢書皆有傳）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武功縣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毛氏詩注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

伊彼終南巋巀嶙囷（巋區韋反巀才結反高峻也嶙力因反囷居倫反盤旋也）槩青宮觸紫宸（李善注曹植詩承露槩太清槩與抗同古字抗摩也青宮紫宸天帝之居言山高峻上極于天）嶔崟鬱律萃于霞芬（芬與氛同山嵐之氣）曖曃晻靄若鬼若神（曖曃音愛逮雲霧吐吞障蔽天日變化殊形宋玉高唐賦從從萃華若生於鬼若生於神）傍吐飛瀨上挺脩林元泉落落（瀑布泉也周庾信終南山詩長虹雙瀑布）密陰沈沈榮期綺季此焉恬心（家語榮啟期行

（乎郡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高士傳四皓綺里季等共入商洛漢高徵之不來乃深隱終南）三春之季孟夏之初天氣肅清周覽八隅皇鸞鸑鷟警乃前驅（皇鸞鸑鷟皆鳳屬也春秋元命苞火離爲鸞國語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賦言人主出游朱雀爲之前驅）爾其珍怪碧玉挺其阿密房溜其巔（左思蜀都賦密房郁毓被其阜山圖采而得首）翔鳳哀鳴集其上清水泌流注其前（泌泉水也）彭祖宅以蟬蛻（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山室後昇仙而去）安期饗以延年（安期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常往來華山間饗謂以碧玉密房爲仙藥餌之前秦錄王嘉不食五穀清虛服氣潛終南山菴廬而已此亦彭祖安期之倫也）唯至德之爲美我皇應福以來臻掃神壇以告誠薦珍馨以祈仙嗟茲介福永終億年（一本嗟作羌終作鍾本傳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按章帝本紀行幸祠祀之事無歲無之如增修羣望柴告岱宗祀汶上祠闕里幸岐山登太行史不絕書惟終南薦享不見于史豈偶遺佚邪）

竹扇賦

（按葛洪西京雜記漢制天子玉几夏設羽扇冬設繒扇至成帝時昭陽殿始有九華扇五明扇及雲母孔雀翠羽等名其華飾侈麗不言可知孟堅當肅宗朝時以竹扇供御蓋中興以來革去奢靡崇尚樸素所致賦而美之所以彰盛德養君心也）

青青之竹形兆直妙華長竿紛寔翼杳篠叢生於水澤疾風時紛紛蕭颯削爲扇翣成器美託御君王供時有度量異好有圓方（扇之形製或圓方隨人所製）來風辟暑致清涼安體定神達消息百王傳之賴功力壽考康甯累萬億（一本來風堪辟暑靜致夜清涼）

圍碁賦

馬融（字季長扶風杜陵人後漢書有傳）

（孟子曰奕之爲數小數也趙岐注奕圍棋也博物志云丹朱善碁既不經見未足深信）

略觀圍碁兮法於用兵三尺之局兮爲戰鬬場（陸賈新語言圍碁兵法之言

（類上者張置疎遠多得道而勝中者務相遮絕爭便求利下者守邊隅以作郢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地中計塞成皐遮要爭利下計據長江以臨越作郢者也）陳聚士卒兮兩敵相當拙者無功兮弱者先亡（碁以智取亦以氣勝一本拙作怯弱作貪怯則性志貪則無謀奕戰皆然）自有中和兮請說其方（中和猶中庸碁術高妙未易言盡姑論中庸之方略）先據四道兮保角依旁緣邊遮列兮往往相望離離馬首兮連連雁行（布子欲疎勢貴相屬）踔度閑置兮（前行覘敵曰踔引彼聯此曰度）徘徊中央違閣奮翼兮（置其所攻曰違制其欲遲曰閣）左右翺翔道狹敵衆兮情無遠行碁多無篇兮如聚羣羊（篇與策同筭也兵法多筭勝）駱驛自保兮先後來迎攻寬擊虛兮蹌踤內房（蹌七羊反踤步頃反字本作槍桙桙又作棓兵杖也天文志有天槍天棓星見則兵起）利則爲時兮便則爲強猒於食兮壞決垣墻堤潰不塞兮泛濫遠長（敵可取不取當備不備必貽後悔班固奕旨一孔有闕壞頹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橫行陣亂兮

敵心駭惶迫兼棊雖兮頗棄其裝（雖音義與岳同棊心并四面各據中一子謂之王岳言不可動搖也此而見迫棊勢危矣將有弃其資裝而遁者）己下險口兮鱉置清坑（己既出險當設險以待敵口如飛狐之口井陘之口皆險要用奇處）窮其中罫兮如鼠入囊（罫音卦罔罟也新語所謂作罫）收死卒兮無使相迎當食不食兮反受其殃勝負之揲兮（揲一作策）於言如髮乍緩乍急兮上且未別白黑紛亂兮於約如葛雜亂交錯兮更相度越守規（規一作視）不固兮爲所唐突深入貪地兮殺亡士（士一作將）卒狂攘相救兮先後并沒上下離遮兮（又雜遝）四面隔閉圍合罕散兮所對哽咽韓信將兵兮難通易絶自陷死地兮設見權譎（漢書韓信以兵東下井陘李左車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願假奇兵從間路絶其輜重信爲背水陣出井陘口曰此在兵法陷之死地而後生言棊當危急則出奇以取勢）誘敵先行兮往往一室捐棊委食兮遺三將七（此亦言韓信未

（出井陘使萬人先行所以誘敵旣而入空壁立赤幟遂以取勝其覩敵壘猶己一室有所弃以陷敵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遲逐爽閒兮轉相伺密（勿迫以急之誑詞以誤之）商度道地兮碁相連結蔓延連閣兮如火不滅扶疎布散兮左右流溢浸淫不振兮敵人懼慄迫促踧踖兮惆悵自失計功相除兮以時各（一作早）訖事留變生兮拾碁欲疾營惑窘乏兮無令詐出深念遠慮兮勝乃可必

髑髏賦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後漢書有傳）

莊周蒙人也著書寓言曰莊子使楚見空髑髏擊以馬捶而問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夢見髑髏曰夫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與天地爲春秋雖南面帝王樂不是過也故平子托之以伸其意

張平子將遊目於九野觀化乎八方（淮南子天有九野九州之外乃有八殥）星

冋日運鳳舉龍驤南遊赤野（極南之地）北泏（一作陟）幽鄉（即幽都也）西經昧谷（日入之處）東極浮桑（日出之處曰扶桑）於是季秋之辰微風起涼聊冋軒駕左翔右昂步馬于疇阜逍遙乎陵岡顧見髑髏委於路傍下居於壤上有元霜張平子悵然而問之曰子將并糧推命以夭逝乎本喪此土流遷來乎爲是上智爲是下愚爲是女子爲是丈夫於是肅然有靈但聞神響不見其形答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遊心方外不能自修壽命終極來而幽元公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岳禱之於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支取耳北坎（坎北方水水內景故耳屬之）求目南離（離南方火火外景故目屬之）使東震獻足西坤授腹（震東方主動在易爲足坤西南方萬物皆致養焉在易爲腹）五內皆還（五臟也）六神皆復（五官及心之神）子欲之不乎髑髏曰公

子言之殊難也（公子雖有此言吾殊難之不欲也）死爲休息生爲役勞（莊子曰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冬冰之凝何如春冰之消（凝則幽滯消則自然淮南子水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爲水者乎）榮位在身不亦輕於塵毛巢許所恥伯成所逃（巢父許由伯成子高以受天下君一國爲恥而逃之榮位在人生猶輕之況已死乎）況我已化與道逍遙離朱（離婁也）不能見子野（師曠字）不能聽堯舜不能賞桀紂不能刑虎豹不能害劒戟不能傷與陰陽同其流與元氣合其朴以造化爲父母天地爲牀蓐雷電爲鼓扇日月爲燈燭雲漢爲川池星宿爲珠玉合體自然無情無欲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於是言卒響絶神光除滅顧時發軫乃命僕夫假之以縞巾衾之以元塵（以土覆之也）爲之傷涕酹於路濱

冢賦

（古者不預因事冢壙卜葬而後穿築至春秋時晉文公有功於周請隧弗許曰王章也釋者云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晉文以此爲請則預爲冢壙矣漢之人主多預爲陵廟則士大夫必有預爲冢兆者詳觀此賦其平子預築之冢邪）

載輿載步地勢是觀降此平土陟彼景山（高山也）一升一降乃心斯安（觀山之來岡一起一伏乃有支脈）爾乃隳巍山平險陸刊蔡林（禹貢隨山栞木栞古刊字斫也）鑿盤石起峻壟構大槨（古者以木爲槨後世築以灰土或以磚石爲之）高岡冠其南平原承其北（枕南而向北）列石限其壇（一作壖）羅竹藩其域系以脩隧（周制惟王者用隧諸侯皆縣棺而下漢不以隧爲禁）洽以溝瀆曲折相連迤靡相屬（泄壙中水欲其曲折所謂之元水也）乃樹靈木靈木戎戎（樹之靈木所以識蔭戎戎盛貌靈善也）繁霜峩峩匪雕匪琢（繁霜冢上飾）周旋顧盼亦各有行

乃相厥宇乃立厥堂直之以繩正之以日（揆日景所以定方隅詩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有覺其材（詩有覺其楹覺直也）以構元室奕奕將將崇棟廣宇在冬不涼（一作寒）在夏不暑祭祀是居神明是處（爲幽元之室以寓享祀）脩燧之際亦有掖門（際燧之盡處建爲掖門）掖門之西十一餘半（地廣居掖門十分之一而又羨其半）下有直渠上有平岸舟車之道交通舊館（自西而降則通往來之衢）寒淵慮宏存不忘亡恢厥廟壇祭我兮子孫（古者不墓祭後世則有謂之上冢孟子嘗言樊間之祭者）宅兆之形規矩之制希而望之方以麗踐而行之巧以廣幽墓既美鬼神既寧降之以福如水之平如春之卉如日之升

温泉賦

（按漢地理志京兆尹新豐縣驪山古驪戎地也山有神井泉温如湯辛氏三秦記云驪山湯可以去）

（疾消病武帝故事云驪山湯初始皇砌石起宇漢武加脩飾焉至唐時有宮在驪山下名温泉宮天寶間治湯井爲池環山列宮室）

余適驪山觀温泉浴神井美洪澤之普施乃爲賦云陽春之月百草萋萋余在遠行顧望有懷遂適驪山觀温泉浴神井風中巒（風與風乎舞雩同意）壯厥類之獨美思在化之所原覽中域之珍怪無斯水之神靈控湯谷乎瀛洲濯日月乎中營（瀛洲海中山上有湯谷山海經湯谷上有扶桑池日所浴也日月坎離之精濯乎其中故液泉而温）蔭高山之北延處幽并以閟清於是殊方跋（一作交）涉駿奔來臻士女曄其鱗萃紛雜還其如絪（音因易天地絪緼似有闕文）亂曰天地之德莫若生兮帝育蒸人資厥成兮六氣淫錯有疾癘兮温泉汩焉以流穢兮蠲除苛慝服中正兮熙哉帝載保性命兮

觀舞賦

客有觀舞於淮南者美而賦之曰（爾雅舞以土地名之有周舞巴渝舞淮南舞）音樂陳兮旨酒施擊靈鼓兮吹參差叛淫衍兮漫陸離於是飲者皆醉日亦既昃美人興而將舞乃脩容而改服襲羅縠之雜錯申綢繆而自飾拊者啾其齊列盤鼓煥以駢羅（拊搏也搏拊衆聲以合其行列班間貫戚啾發投曲感耳之聲舞之折盤隨鼓聲而旋轉故謂之盤鼓平子又有七盤舞賦此處似有闕文）抗脩袖以翳面展清聲而長歌歌曰驚雄遊兮孤雌翔臨歸風兮思故鄉搦纖腰兮互折嬛傾倚兮低昂增芙蓉之紅華兮光灼爍以發揚騰嫮目以顧盼（嫮音胡故反好貌也楚詞嫮目宜笑）盼爛爛以流光連翩絡繹乍續乍絕裾似飛鸞袖如迴雪於是粉黛弛兮玉質粲珠簪挻（一作綖）兮緇髮亂然後飾笄整髮被纖

垂縈同服駢奏合體齊聲進退無差若影追形

古文苑卷五